論語古注集箋

論語古注集箋卷五

吳 潘維城學

子罕第九釋文凡三十一章皇三十章箋陳鱣曰唐棣合前章當作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釋文子罕呼旱反箋罕詩大叔于田傳希也言史記引作與是則言猶與也皇疏謂與言語許與之也弟子記孔子爲教化所希言及所希許與人者也非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注鄭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爲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集解箋論語後錄曰達者巷黨名巷黨二字連讀雜記余從老聃助葬於巷黨是也人孟康謂即項槖史記作達巷黨人童子曰國策曰項槖生七歲爲孔子師康蓋據此槖淮

荀子說林訓作託雜城案脩務訓論衡實知篇同隸釋逢盛碑作后槖新序雜事篇齊閭丘卬曰秦項槖七歲爲聖人師以項槖爲秦人此當由甘羅嘗言之故以爲秦人漢書董仲舒對策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注人項槖也論語偶記曰史記孔子世家稱達巷童子于董子而知聖學之博正不學自知者四書考異以爲不本正典不足信然漢人相傳如此當必有據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注鄭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名六藝之卑也集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注鄭曰績麻三十升以爲冕詩葛覃正義純讀爲緇詩都人士正義黑緇也釋文也純順倫反鄭

仔側基反

麻冕書顧命正義引鄭注云三十升布下引此〔箋〕也孫星衍疏云布言升者所以辨精纔也鄭注喪服傳云布八十縷為升則三十升二千四百縷布之至細者矣凡冠衣之布冠之升數概倍於衣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十升也白虎通之紼冕篇云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冕所以用麻為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用皮何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冕禮也陳與詩葛覃疏云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皆玄冕者五冕皆玄衣而冕也朱裏延紐者冕以版為之裏謂版下延詘覆版之帛紐謂武上之笄結三者皆朱自讀者誤以背元冕朱裏連文正義遂有玄衣纁裏之說此非也正義引孔安國論語注言績麻三十升布以為冕即是緇也蓋孔說亦誤所云麻冕者麻謂麻衣朝服也古冕弁通稱不得據為冕延之制延亦織成之組為之是絲而非麻也純讀為緇緇者論語後錄云周禮媒氏純帛無過五兩鄭云純為緇古緇字也古緇以才為聲玉藻純組綬鄭云純皆為緇古文緇字或作

糸夯才此鄭破純爲緇之例麻冕冕也緇緇布冠也緇布冠如漢之小吏冠不得溷冠爲冕又冠無名純者陳鱣又據祭統正義云鄭氏之意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糸夯才是古之緇字二糸夯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雖是緇字並皆作純鄭氏所注於絲理可知於色不明者即讀爲緇即論語今也純儉及此純服皆讀爲黑色若衣色見絲文不明者讀純以爲絲也又按說文純絲也從糸屯聲論語曰今也純儉鄭不同許也維城按鄭許不同者許偁論語古文鄭讀或從今文耳儀禮士冠禮疏云古緇材二字並行若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據帛爲色者則爲材字但緇布之緇多在本字不誤材帛之材則多誤爲純以此爲其一然說文糸部無材字祇云緇帛黑色也則緇亦何必不指帛者故鄭讀爲緇不讀爲材而猶悉其溷於緇布之緇故又云紂緇也說文云紂帛也經讀考異曰近讀今也純句儉句與下文今拜乎上句泰也句相對後漢書陳元傳引孔子曰純儉吾從眾以純儉字連讀吾從衆鹽鐵論憂邊章文學曰明者因時

而變知者隨世而制下引孔子曰麻冕云拜下禮也云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而不偏宜

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注王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也今從下禮之恭也集箋凌禮經釋例曰臣與君行禮皆拜於堂下不辭不升成拜此全乎爲臣者也若君以客禮待之如燕禮大射公舉媵爵爲賓舉旅行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賓媵觚于公公爲士舉旅行酬賓降洗升酌膳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受酬者亦然覲禮執圭行覲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覲畢請罪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侯氏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注太史辭之降也此皆先拜於堂下君使人辭之復拜於堂上

者也又如燕禮大射公舉媵爵爲賓舉旅行酬公立
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不言成拜者
爲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又賓升酌膳
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下拜下亦未拜凡
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覲蠡鍂訣之禮君親
辭則聞命即升升乃拜是以不言成拜賓媵觚于公
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大射數
獲後飲不勝者若飲公則侍射者諾觶蝴降拜公降
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此皆降而未拜君辭
之即升堂再拜稽首故不云升成拜也士相見禮若
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但降席不云降階
者指無算爵而言燕禮大射無算爵命所賜所賜者
與受爵降席下與爵再拜稽首疏云旅酬以前受公
爵皆降拜升成拜至此不復降拜者禮殺故也燕禮
大射賓媵觚于公大射飲公凡卒爵皆於階上再拜
稽首者薦前酌散之時已降階拜同君辭而升堂南
拜故卒爵不復再拜亦殺其禮也唯燕禮大射將終
之時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

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此則君雖辭之亦不復升拜注謂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辭正臣禮也凡此項節雖不同皆君以客禮待之故拜於堂上也論語邢疏引燕禮酬賓及覲禮賜車服二事證之蓋舉以例其餘非謂拜下升成拜僅此二事也長洲宋貢亮升下解曰拜下之禮凡諸侯見天子外臣及他國之君本國之臣與君行禮莫不皆然考之儀禮者篇覲禮所言諸侯之禮也公食大夫禮及聘禮所云外臣之禮也燕禮及大射儀所云本國之臣之禮也孔子所云則專主本國之臣而言燕禮君使宰夫為主人以行獻酬酢之事其禮有直下拜者加主人之獻公也自酢也皆云于阼階下再拜稽首無升成拜之文蓋代為主人則疑於君故正其臣禮而公不辭之也[illegible]稱辟辟纔有君雖辭而臣終下拜者如公命徹冪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辭之而不敢升成拜明既辭而彌謹臣節也有先下拜復升成拜者如公取大夫所媵之爵以酬賓賓西階下北面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其賓媵爵于公奠

爵之禮亦然此皆行兩番拜禮之最盛時也有已畢階欲拜未拜因辭而遂升拜者如公卒爵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之等是也此雖下而拜實在升後拜止一番禮之稱殺時也然而皆下拜也其有竟拜乎上者則惟無算爵時耳燕禮將終行無算爵以偏君惠于時受公爵者惟於席下再拜稽首蓋禮之最簡略者拜上之禮惟此一見而已[illegible]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故凡儀禮之言升成拜者俱兩番拜也言升拜者下而未拜升乃拜也其所以不同者何也盍行禮最盛時則君辭之也殺辭之殺故拜乎下而役拜乎上行禮稍殺時則君辭之也急辭之急故不及拜而遂升升春秋時列國諸臣不惟不能行堂下堂上兩番拜之禮幷不能行因辭而升拜之禮惟行其最簡略者孔子之斥爲泰也因宜又曰惟路寢及廟有堂有堂則有階有階則有升降若治朝外朝俱無堂故其再拜稽首也不言下或因會而築壇亦象堂矣齊桓下拜墳階之下也二說皆根據儀禮四書釋地又續亦據儀禮注疏爲說無此詳盡鑑止水齋

桒云大戴禮大夫於君命升聽命降拜臣之於君其當拜者多矣要皆拜於堂下惟覲禮燕禮公食禮三者君待之以賓禮則使人辭之於是乎升成拜燕禮徹羃後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升成拜公答再拜大夫皆辨注云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燕禮至終乃正臣禮不升成拜明前此升成拜非臣禮之正也春秋君弱臣強非燕與食亦升成拜故孔子辨之邪疏引覲禮公食禮爲說則升成拜禮所應謂何以爲泰乎

子絕四毋意釋文毋意上音無下同意如字或於力反非**箋**釋文爾雅序錄云先儒多爲億必之說段玉裁謂諸家作億必維城桒億於力反釋文以爲非則即或作億仍讀爲意也**毋必毋固毋我箋**毋必儀禮士昏禮疏引作無必既夕疏君子不必人意者義取孔子云無必無固之言也鄉射禮疏亦云孔子云無必無固無我二疏皆以爲孔子言毋三疏並作無論語後錄云不億不信

是謂毋意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是謂毋必疾固也是謂毋固何有於我哉則我豈敢是謂毋我

子畏於匡注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為陽虎陽虎嘗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尅時又與虎俱往後尅為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尅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集解○釋文嘗暴如字本或作曾才能反顏尅諸書或作顏亥為夫子于僞反又如字鄭曰微服而去檀弓疏論語後錄夫子以定正義定公十三年始至衛居十月自衛適陳過匡匡簡子以甲士圍之也郡國志陳留郡長垣侯國有匡城維案匡簡子出家語不足信郡國志長垣有匡城注孔子因此四書釋地左傳僖十五年會牡丘次于匡今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一十五里有匡城是以匡為衛地吳沈欽韓左傳補注據山東通志謂匡城在兗州府魚臺縣東十五里

亂臺山北兩城相對各周四五里僖公十二年灸于
匡即此非子畏於匡之匡也毛奇齡據左傳定六年
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
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謂是時虎實
師師介皆由虎出故得暴匡其後夫子過匡時顏刻
為僕以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故匡人圍之
以匡為鄭地於情事為近畏匡在定十三年距虎暴
匡纔六年耳方輿紀要匡城在開封府洧川縣東北
者是也顏尅史記仲尼弟子傳無其名祇有顏高字
子驕王肅偽家語遂云顏刻字子驕隱相傅會王應
麟謂顏尅即顏高左傳所稱顏高之弓六鈞者論語
古義亦謂即顏高而不以為左傳之顏高云顏黃門
家訓云春秋之世顏高顏鳴顏羽之徒皆一鬬者爾
則高非子驕明矣經史問答又據左傳謂高斃陽州
在定八年何以十四年何能御孔子過匡此顯然可
知為二人者又史記謂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
衛然後得去則無論武子仕衛在魯僖文之世相去
已百餘年甯氏之滅在襄二十七年亦將五十年是

使從者爲臣之說傳聞誤也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玆乎　箋　穀梁哀十四年傳疏引作文王既沒其爲文之道不實在吾身乎論語述何曰春秋憲章文王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禮樂制度損益三代亦文王之法也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注　馬曰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也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而害已也　集解

○釋文將喪息浪反下及注同得與音預當傳直專反

箋　論語後錄曰書湯誓夏罪其如台高宗彤日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史記皆作奈何奈何言奈我何也爾雅台我也如之言奈台之言我書曰如台論語曰如予其義一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注鄭曰大宰是吳大宰嚭也釋文大音太下引[illegible]太宰為吳大鄭云云者與音餘[illegible]宰皇疏據哀七年會鄫十二年會橐皋並使子貢與吳大宰嚭語為證論語稽求篇又據十二年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子貢與吳大宰嚭語一證是當為吳大宰無疑說苑善說篇亦云子貢見吳大宰嚭大宰嚭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大宰嚭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足其材焉云云又史記孔子世家吳客問夫子防風氏骨節專車及僬僥氏三尺之語於是曰善哉聖人是吳人固有以夫子之多能為聖者大宰亦猶是也四書釋地以為屬吳不若屬陳檀弓吳侵陳陳大宰嚭便于師孔疏謂此陳大宰嚭與吳大宰嚭名號同而人異者孔子先後兩居陳識防風氏之骨辨肅慎氏之砮與測桓僖之廟災當日所為多聞而震矜之者皆在陳事故陳大宰以為問說亦可從經學卮言又

據列子仲尼篇商大宰見孔子曰某聖者與孔子曰聖則某何敢然則某博學多識者也謂即因此經而說之小異者當爲宋大宰之然於經無徵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釋文天縱子用反

箋論衡知實篇引此云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孔子從加天命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也當子貢答大宰之時殆三十四十之時也風俗通義窮通卷引固天縱之莫盛於聖以之字絕句縱史問答取其說謂多能木不足言聖亦有聖而不多能者子貢則本末並到故門固天縱之兼該一切將聖而又多能也潛研堂答問則云將詁將大也詩有娀方將我受命溥將之將並訓爲大然則將聖者大聖也論語述何門天縱之謂不有天下聖又多能周公夫子二聖而已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注包曰我

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也集解○釋文語少詩照反下同箋論語述何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多能非聖人所貴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注鄭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能伎藝也集解○釋文牢力刀反鄭云弟子子牢也家語有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史記無文多使其綺反箋子牢當即莊子則陽篇所云長梧封人問子牢者非琴張也左昭二十年傳琴張杜注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正義云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即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即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經義述聞曰賈鄭說固無徵王肅家語亦不足信琴張見孟子盡心篇莊子大宗師

篇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論語子罕篇鄭注以牢爲子牢不以爲琴張琴張牢與琴張不得合而爲一也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牢亦當作琴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王肅家語未出以前不得有琴張名牢之說杜氏左傳注司馬彪莊子注並爲家語所誤試說文云用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注　鄭曰兩端末也　釋文空空如字鄭或作悾悾同音空我叩音口發動也兩端如字下引鄭云

箋　空空讀書叢錄云上篇悾悾而不信包注悾悾慤也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高誘注空空慤也大戴禮王言篇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空空亦慤也皆與悾悾字通用兩端論語後錄云端卽耑物初生之題也物之貌者謂之耑亦謂之末叩其兩端揣其本而齊其末之說歟論語竢質曰叩作訆兩端作兩耑竭作渴云訆扣也讀如公羊吾爲子訆隱

之訓兩耑始末也竭盡也言我於問者必訓發事之兩耑而竭吾所知以告之明无隱也論語補疏曰兩端即中庸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之兩端也鄭夫來問必有所疑惟有兩端斯有疑也故先叩發其兩端謂先還問其所疑而後即其所疑之兩端而窮盡其意使知所向焉維城案鄭中庸注兩端過與不及也義亦可參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釋文不出如字舊尺遂反矣夫音符

箋史記孔子世家作子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書臯陶謨鳳皇來儀左傳少皞之立鳳鳥適至易繫辭傳河出圖聖人則之禮記禮器河出馬圖此鳳鳥至河出圖之見於經者漢書五行志劉歆吕爲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論衡正說篇亦云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又云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烈山粹凝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

王得河圖周人睨之下揪曰周易則河圖之出非止伏
羲時矣鹽鐵論論儒章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
調駟馬無勢位雖舜禹不能治萬民下引此文云故
軺車良馬無以馳之聖德仁義無所施之論衡問孔
篇引此文云夫子自傷不王也已王致太平太平則
鳳皇至河出圖矣今不得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
故曰吾已矣夫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
明王故已不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
時無明王明王不存已遂不用矣維城築後說近是
周語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注云三君云鸑鷟鸑
鳳之別名也墨子非攻篇云天命文王伐殷有國泰
顧來賓河出錄圖是周盛時鳳鳥嘗至河嘗出圖矣
夫子此言蓋歎周衰而已不見用也論語後錄云罪
子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出聖人之言鳳鳥不至諸
佚叛據此則夫子此歎蓋爲詩佚叛周而發也論語
迷何曰此言蓋在獲麟之後獲麟而死天告夫子以
將沒之微周室將亡聖人不作故曰孰爲來哉又曰
吾道窮矣義雖不同亦可爲周衰已不見用之證惟

四書考異據王嘉拾遺記論語素王受
命讖謂孔子時嘗有此瑞恐不足信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注包曰冕者冠也大
夫之服也瞽者盲者也集解鄭曰魯讀弁爲絻今從古

釋文齊音咨衰七雷反冕音免鄭本作弁〇案齊衰衰
云魯讀云云鄉黨篇亦然瞽音古盲也之緝者
儀禮喪服傳曰齊者何緝也賈疏緝則今人謂之爲
縗也鄭康成謂凡服上曰齊下曰裳禮記閒傳齊衰
四升五升六升蓋輕於斬衰者冕衣裳周禮司服云
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
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
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
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是
則冕始於卿大夫之玄冕故包以爲大夫之服也論
語古義曰大戴禮孔子曰古者絻而前旒所以蔽明
也說文曰冕或作絻从糸李善曰絻古冕字今論語

作冕蓋从魯論又說文弁作覍覍與冕字相似包以冕爲冠或覍字之誤陳鱣則云包從魯作冕卽絻字鄭從古作覍卽弁字也維城案鄭從古作弁據司服士皮弁服則以爲士服矣潛研堂文集云魯論覍皆作絻士喪禮眾主人免於房喪服記朋友皆在他邦袒免先儒以爲免象冠廣一寸用麻布爲之免亦作絻齊衰服之重者絻服之輕者舉其至重與至輕者而五服統之矣先言齊衰後言絻言之序也古者冕絻二字多相亂說文冕或作絻管子衣服緯絻荀子乘軒載絻卑絻絺黻史記禮書郊之麻絻文選注大戴禮絻而前旒是冕之訛爲絻也論語冕衣裳者是絻之訛爲冕也包乃以冕爲大夫之服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非助祭於公無服冕之時且不獨大夫也天子祝朝以皮弁田獵以冠弁諸侯祝朝以立冠非朝覲祭祀會同不冕也夫子不助祭於公何爲見冕衣裳者乎經以冕衣裳與齊衰與瞽者並舉則冕之爲絻審矣古論又作弁弁亦大夫士之祭服非燕居之服惟周禮司服職云凡弔事弁經服注弁

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此以弁衣裳與齊衰同言意者其弁絰乎弁之與絰衡御雖不同其為凶服一也瞽說文云目但有眹也盲目無牟子書舜典瞽子史記五帝本紀作盲則瞽即盲也**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注〉包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也〈集解〉〈箋〉少史記引作童子論語族質日古者五十而後爵年少而致衣裳者當時世卿之子襲父位者也言少則成人可知言必作則坐可知蓋與鄉黨篇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句法一例邢疏意增坐字解之泥矣

顏淵喟然歎曰釋文喟然上苦位反又苦恠反〈箋〉喟說文云大息也从口胃聲嘳喟或从嘳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釋文鑽之子官反

〈箋〉仰說文云舉也高崇也鑽所以穿也堅剛也論衡恢國篇引此文云此言顏淵積累歲月見道彌深

也曠臨視也彌虞翻繫辭注大也荀爽注終也隸續嚴發碑鑴堅仰高鑽作鑴疑當時論語有此異文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釋文循音巡

注 鄭曰恂恂恭順貌 後漢書趙壹傳注

箋 陳鱣曰趙壹傳注引作恂恂與集解異爲鄭可知李膺傳注吳志步騭傳孟子章指引並與鄭同蓋鄭注魯論循循作恂恂也論語後錄云恂與循同說文解字誘卽羑或又作誘淮南子書云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齊光高誘注誘美稱也維城粲詩野有死麕傳誘道也儀禮大射禮注誘猶敎也後漢書郭太傳論林宗恂恂善導當亦用此文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注 鄭曰卓爾絕望之辭 釋文欲罷皮買反又皮巴反又音皮卓爾陟角反下引鄭云

箋 罷說文云遣有辠也段注引申之爲止也休也下引論語此文以證止休之義是也卓說文云

高也經義述聞曰儀禮覲禮匹馬卓上解曰卓之言超也絕也獨也廣雅趠絕也李善西都賦注逴躒猶超絕也匡謬正俗曰趠逴與卓古並同聲其義也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說文䟫特止也徐鍇傳曰特止卓立也踔與趠卓古亦同聲皆獨貌也繇城索據此則卓爾者形容夫子之道之超然特立故鄭以爲絕望之辭也揚子法言學行篇顏苦孔之卓指此又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有云逵彌之思逵彌錢宮爵謂即卓爾也論語述何曰如而也卓讀灼見之灼義別未由也已史記孔子世家引作茂繇論語後錄謂左傳公及邾儀父盟于茂公羊傳茂作昧昧字从末是末與茂通

子疾病〔注〕包曰疾甚曰病也集解鄭曰謂疾益困也左桓五年傳正義稱益困病也

〔箋〕說文病疾加也論語後錄曰呂覽管仲有疾桓公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是疾

子路使門人爲臣〔注〕鄭曰孔子嘗爲大夫故

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也集解〔箋〕論衡感類篇引使作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釋文〕病閒如字行詐側嫁反〔箋〕詐說文云欺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注〕馬曰無甯甯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有臣而死其手我甯死弟子之手乎集解〔箋〕無甯甯也猶詩生民傳云不甯甯也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注〕馬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之禮葬有二三子在我甯當憂棄於道路乎集解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注〕馬

曰韞藏也匵匱也藏諸匱中也沽賣也得善賈寧賣之邪集解鄭曰韞裹也匵匱也釋文韞紆粉反馬云云鄭云云匵本又作櫝徒木反馬云云鄭同善賈音嫁一音古而沽音姑賣也賈求位反○注說文無韞字後漢逸民傳注引作縕櫝說文亦無縕字虞翻易繫辭注縕藏也周易述云韞縕古今字組城紊說文縕紼也則縕亦借字縕說文作蘊云積也方言蘊包也包裹義同說文勹裹也匵說文云匱也櫝亦訓匱季氏篇龜玉毀於櫝中作櫝不作匵是匵櫝古通故逸民傳注引此作櫝求善賈而沽諸秋槎雜記謂周禮司市以賈民禁偽而除詐注賈民胥師賈師之屬知物之情偽與賈許儀禮聘禮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注賈人在官知物價者下文出授賈人注賈人將行者古人重玉凡用玉必經賈人說鬻之乎昭十六年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此沽玉必經賈人之證劉文淇曰謹案段玉裁說文注云賈者凡買賣之稱也

沽詁同逵服賈漢石經論語曰求善賈而賈諸今論語作沽者段借字也引伸之凡賣者之所出買者之所得皆曰賈俗又別其字作價入禡韻古無是也其說繁矣然南北朝儒者已分別二音周禮釋文云聶氏及沈云成賈定賈與賈物買其賈平賈大賈小賈賈賤恆賈而賈故賈凡十二音嫁餘音古謂賈師賈人在賈所賈之類皆音古也又論語釋文出善賈二字音嫁一音古是賈字有古音此以賈爲賈人正與釋文一音合維城案成賈之賈釋文音嫁本或作價善賈亦猶是也文選顏延年直東宮詩注范蔚宗逸民傳論注後漢書逸民傳注並引作價故釋文並存兩音沽漢石經作賈玉篇引作夃說文秦以市買多得爲夃說文以沽爲水名則沽乃借字當以夃字爲正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注　包曰沽之哉不衒賣之辭也我居而待賈者也集解○釋文沽之音姑不衒古縣字一音玄遍反

箋　沽漢石經亦作賈羣經音辨鄭

音故賣釋文無育毋氏逍者謂此非沽買字說文衙亟文作衒貝部賣衒也从貝𦣝聲𦣝古文睦讀若育與从土从買訓出貨之賣不同賈白虎通商賈篇引作價後漢書張衡傳逸民傳文選琴賦等注同

子欲居九夷注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也集解○釋文九種章頭反馬云云箋夷說文云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欲之九夷有以也楚辭九章云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王逸注僻左也言我惟行正直之心雖在僻遠之域猶有善稱無害疾也故論語曰子欲居九夷也白虎通禮樂篇明堂記曰九夷之國東方爲九夷東所以九何蓋來通者九九之爲言究也德徧究故應德而來亦九也非故爲之道自然也一說曰夷者傳夷無禮義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名也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注馬曰君子所居者皆化也集解箋樸學齋札記云羅泌國名

紀引逸論語子欲居九夷從鳳嬉說文云鳳出東方君子之國山海經海外東方有君子國其人衣冠帶劒好讓不爭是以夫子云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四書考異論語挨質並據山海經謂九夷爲君子所居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注鄭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夫子來還乃正之也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也集解

箋周禮大師注詩疏並引鄭司農曰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漢書禮樂志云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云云范甯穀梁傳序曰就大師而正雅頌疏大師樂官也詩者樂章也大師掌詩樂故仲尼自衛反魯就而正之直言雅頌則風詩理在可知又雅頌之功大故仲尼先用意焉維城案雅頌得所正詩也樂正則詩無不正矣經史問答云正詩乃正樂

中事蓋正樂之條目多有正其僭者如宮縣不應用於諸侯曲縣不應請於大夫舞佾歌雍皆是也有正其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淫及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翕純皦繹之條理是也有正其聲而黜之者如鄭衛齊宋四聲以及北鄙殺伐之響是也有正其容者如大武之致左憲右是也有正其器者如歌韶必以首山之竹龍門之桐是也有正其名者如大武之樂據泠州鳩語別有四名疑其不可爲據是也雅頌失所如左傳甯武子之湛露彤弓其一條也叔孫穆子之肆夏文王其一條也是皆雅之失所者也大戴禮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也又八篇廢不可歌其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按投壺之文最古故列於經而其說不可曉二雅之材一百五而以爲二十六不可曉者一也白駒是變雅今列之正雅不可曉者二也八篇之中鹿鳴白騶一正一變貍首據康成以爲曾孫侯氏之詩則亦在雅而鵲巢四詩是南樂亦列之雅不可曉者三也伐檀則直是變風

亦列之雅不可曉者四也就中分別言之南之涵於雅猶之可也變雅之涵於正雅不可也變風之涵於變雅猶之可也若涵入於正雅不可也至若商齊七篇不知是何等詩據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則康成以爲商頌者謬齊者三代之遺聲是皆在雅頌以前何以投壺亦竟指爲雅詩不可解者五也是非雅之失所者乎固不僅如左傳所云也攷之漢晉之世尚仍投壺之說用之廟堂是孔子雖曾正之而世莫知改可嘆也石林葉氏謂吳札觀樂以大雅爲文王之德以小雅爲周德之衰猶有先王之遺風則是所奏之小雅皆變雅蓋抃板蕩等詩凡變雅皆譏合之以爲小雅所奏之大雅皆正雅抃鹿鳴伐木等詩凡正雅皆譏合之以爲大雅是失次之尤者也此蓋本剟竝以正杜頌之謬而以解雅之失所拔構若須之失所則毛傳絲衣云繹賓尸也而高子以爲祭靈星之尸則必是時有用之靈星者楚莊述大武之三章曰賁六章曰桓卒章曰武而令所傳則桓先於賚武又先於桓故杜頌曰是楚樂歌之次弟是皆頌之失所

也而尤善者竹村馬氏謂穆叔不拜肆夏以為是天子所以享元侯夫肆夏頌也而何以潤人於雅天子取以享元侯乎是必舊時沿習如此故穆叔雖用禮不知其非穆叔尚然況其餘乎蓋尊以禘樂享賓則凡頌皆以充雅而用之燕禮至孔子始正之論語發徵曰投壺以訪樂四篇雜於雅知鄉樂不正二南為鄉樂合樂所用故謂之樂孔子既定加儀禮諸篇所枚以頌為金奏升歌笙入間歌皆雅而各順其序而以二南為合樂又云下管新宮以不在雅頌之列故下管以別之是得其所也投壺以伐檀有騶雜於采蘋騶虞之閒是以變風變雅雜於鄉樂所以不正投壺非禮之正經未經孔子正定故有此弊投壺以風為雅詩雅者正也雜以變風變雅是謂不正非雅頌之雅孔子言樂正雅頌得所就風雅頌言之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注馬曰困亂也集解○釋文不勉為酒困馬云云纂論

語後錄云應讀如勉而爲瘠之勉困說文云故廬也而馬訓亂者卽鄉黨篇惟酒無量不及亂之義何有於我哉論語述何曰言無我也人皆有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注】鄭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集解○釋文斯夫音符下章有矣夫並同不舍音捨【箋】子在川上四瀆釋地謂相傳泗水發源處今之林泉寺在泗水縣五十里陪尾山下四源並發寺之左右大泉十數泓渟澄徹互相灌輸會而成溪是謂泗水孟子徐子章亟稱指引論語此文子作仲尼斯下無夫字文選郭璞遊仙詩司馬彪贈山濤張協雜詩注同夫趙岐孟子注云數亟也舍文選勵志詩稽淵碑文注引作捨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釋文好德呼報反下同【箋】禮記坊記注疾

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發此歎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注包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也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吾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也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集解○釋文一簣求位反土籠也鄭曰土籠舊求反而中丁仲反又如字簣盛土籠也書旅獒正義箋譬漢書禮樂志引作辟說文無簣字漢書王莽傳成在一匱例用此文論語竢質據此謂今論語匱字去匚而上加竹大非紙城寀說文匱匣也不訓土籠則匱亦借字論語後錄云說文解字蕢草器古文作臾象形蓋草作之所以盛土者也義較近籠說文云舉土器

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注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見功少而薄之也據其欲進而與之也集解〇釋文雖覆芳服反注同箋荀子坐宥篇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邱而止吾已矣似即本此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釋文語之魚據反不惰徒卧反也與音餘箋惰說文作憜云不敬也惰憜或省自媠古文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注馬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集解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箋苗說文云

州生於田者何休莊七年公羊傳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秀說文避光武帝諱闕其義其釋禾云禾成秀也人所以收从爪禾穗采或从禾惠聲牟經補義云禾成穗俗謂之出穗詩實發實秀實堅實好不出穗而後堅好也爾雅釋艸謂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苗異於是邢疏以此章爲痛惜顏淵而發四書考異云此與上章未有通合之本章首則無謂顏淵字邢氏說恐出臆測然牟融理或論云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諭漏衡顏子碑云顏亞聖德蹈高蹤秀不實振芳風李軌法言注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皆以此爲惜顏子邢疏本此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釋文焉如於虔反

〔箋〕後生儀禮有司徹注云年少也新序雜事篇引此文焉作安無也字論語述何曰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言來日雖多不如今日之可恃後生不知變日故卒於無畏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

亦不足畏也已箋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卽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卽此意也法言修身篇引曾子語同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注馬曰巽恭也謂恭巽敬謹之言也聞之無不說者也能尋繹行之乃爲貴也集解鄭曰繹陳也釋文法語之魚據反巽音遜無說音悅注及下同繹之音亦馬云尋繹也鄭云云箋巽論語後錄云當作巽卦之巽易敘卦曰旅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易以兌次巽卽巽與言而說之之義歟於易巽爲隨風兌爲麗澤入而說中孚之象也故夫子云然繹陳詁文詩毛傳鄭箋同後錄云方言自山而東謂改曰悍悍訓爲改此鄭義爲近悍俗字繹正字說而

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箋〕說繹郭璞方言注引作悅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經讀考異云舊讀多從一句故此以也字斷句已矣別為句已止也言止於斯而不可復挽也不日如之何章同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釋文毋友音無勿憚徒旦反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釋文奪帥色類反〔注〕鄭曰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後漢李陳龐陳橋傳論注

〔箋〕孫武子軍爭篇三軍可奪帥將軍可奪心帥當作衛說文云將衛也帥佩巾也是帥為衛之叚借字匹說文云四丈也淮南天文訓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為匹匹者中人之度也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注】

鄭曰縕絮也　釋文衣弊於既反下同本今作敝縕紆粉反鄭云枲也袍蒲刀反狐貉戶洛反依字當作貈也與音餘

【箋】敝說文袍下引作弊與釋文本同縕說文云紼也袍說文云襺也絮釋文作枲誤陳鱣從類聚所引正之論語補疏曰玉藻纊爲繭縕爲袍鄭注衣有著之稱纊今之新綿縕今之纊及舊絮疏云好者爲綿惡者爲絮案爾雅襺即袍也蓋有表有裏又有著之衣若今人之綿袍也但古無木棉著皆以絮爲之絮絲餘也蓋絲之亂者如今之絲綿是也鄭謂纊爲今之新綿縕爲今之纊及舊絮者指漢末而言古以新綿爲纊舊絮爲縕漢則以精者爲綿而麤者爲纊古今語異也論語後錄亦云說文解字曰袍襺也襺袍衣也以絮曰襺以縕曰袍縕紼也紼亂絲也然則縕袍以亂絲爲之者貉說文作貈云似狐善睡獸从豕舟聲論語曰狐貈之厚以居汗簡引古論語同高誘淮南子注貈音涸論語補

疏云說文涸从水固聲讀若狐貈之貈亞文作𣶒貈从舟聲而讀同涸涸音同貉者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注〕馬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疾貪惡忮害之詩也集解○釋文不忮之豉反馬云害也書云很也韋昭漢書音義音洎不臧作郎反、忮害臧善詩雄雉傳文〔箋〕陳奐疏韓詩外傳云傳曰大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又傳曰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兩引詩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韓亦詁忮爲害焉注論語子罕篇忮害也不疾害不貪求言有德行者如此也鄭箋云不忮不不求備於一人其行何用爲不善箋義微異論語述何曰恥不若富貴強者則有忮害之心弱者則有求慕之心故不能修身也經學卮言曰不忮不求兩節當別爲一章言子路常誦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二言亦猶南容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子以其所取於詩者

小故語之曰不忮不求是或一道也然止於是而已則亦何足以臧哉爭省舊注絕不與上衣敝縕袍相蒙作疏者始以引詩爲美子路又以終身誦之爲開警自足重訴賢者且夫子先既取詩辭何用不臧而後頓抑之謂何足以臧是自畀枘鑿不可通也注疏本子罕篇三十章唐棣之華合於未可與權而牢曰自爲章故三十章釋文則云三十一章竊疑陸所見本多一章者正分不忮不求以下矣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注〕馬曰臧善也尙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爲善也集解○釋文尙復扶又反〔箋〕論語述何曰是道也兩句與子貢言無諂無驕未若樂道好禮同義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釋文後彫丁條反依字當作凋〔箋〕莊子讓王篇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某其幸乎乃孔子厄陳蔡時謂子路之言松

說文云木也柏㭕也爾雅釋木作㭕

子曰知者不惑注包曰不惑亂也集解○釋文知者音智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箋淮南子氾論訓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以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高誘注適之也道仁義之善道立立德立功立言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合醜反善合於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公羊桓十一年傳權者反乎經者也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後漢周章傳亦云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經者也論語後錄曰易繫辭曰巽以行權九家說以春秋傳曰權者反乎經經者

常也權者權其輕重也是聖人履憂濟民之急行矣虞翻上易注奏云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謂荀諝諝 音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又易家人上九象反身之謂也虞注謂三動上之三成既濟定故反身之謂漸上九其羽可用爲儀吉虞注謂三變受成既濟與家人同義上之三得正離爲鳥故其羽可用爲儀吉三已得位又變受上權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宜无怪焉周易虞氏略例曰爻當其位經也爻不正而變之正亦經也變正爲不正則權矣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即易所謂反身也易繫辭傳巽以行權周易述云巽德之制故以制義巽稱而隱鄭注月令云稱錘曰權故以行權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釋文唐棣大計反之林大內反偏音篇

箋春秋繁露竹林篇云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

於指非精心甚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劉氏新論明權篇若唐棣之華反而更合也唐棣爾雅釋木詩何彼穠矣傳並云移也毛晨風傳又云棣唐棣也爾雅釋木詩常棣采薇篇傳乃常棣棣非唐棣也陳奐疏轉據晨風傳而引阜疏云唐棣棣樹也玉篇棣棣也[illegible]之誤又以說文移棠棣也謂棠當作常經義述聞又據藝文類聚木部引三家詩夫移之華斷爲常棣而非唐棣蓋因其下有萼不韡韡句也雜城案說文云移棠棣也棣字即次其下云白棣也不云唐棣而云白棣郭璞爾雅常棣棣注今關西有棣樹則惟常棣可單稱棣而說文移棠棣也之即爲唐棣明甚棠果當爲常則繁露竹林篇文選廣絕交論注引論語此文何以並作棠蓋棠唐古同聲通用故或作唐或作棠也詩常棣棣也釋文云本或作常棣移者非亦可爲移爲唐棣之一證晨風傳以棣爲唐棣或繫傳寫之訛故與何彼穠

矣傳自相矛盾至三家詩以常棣爲夫移則當爲傳詩者之不同蓋三家詩今文也毛詩古文也古今文師傳各異或毛詩之常棣三家詩作棠棣故以爲夫移亦未可知非必其以常棣爲夫移也慈谿姜宸英湛園札記乃謂唐棣一種棠棣常棣其爲一種段氏說文注又以唐棣常棣幷爲一種古無是說皆非也惟棲霞郝懿行爾雅義疏謂牟願相爲余言唐棣花白郎今小桃白也其樹高六七尺華葉俱似常棣其華初開反背終乃合幷詩所謂偏其反而者也但其樹皮色紫赤不似白楊耳郭云江東多夫移者差爲近之第說文以棣爲白棣故有以華亦爲唐棣花白爲棣者然說文不言華則或指皮色青之詩疏引郭璞注今白移也似白楊與郝氏說合偏說文云頗也詩角弓篇翩其反矣陳奐疏以翩爲偏偏之借字則與此偏其反而同義經傳釋詞云而者何絕之辭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釋文未之音味或作末者非夫音符一讀以夫字屬上句○箋未釋文以作末者爲非惠棟校謂與檀弓

末之卜也句法同經讀考異云近讀末之思也何絕釋文一讀以夫字屬上何據古人釋詩之詞多以夫字屬句末左傳僖二十四年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宣十二年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成八年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襄二十四年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中庸之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皆是則釋文當以後一讀爲是論語述何云夫子以思爲末思不欲誘啓於室誠之至也

鄉黨第十 釋文凡一章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注鄭曰恂恂恭順貌後漢文苑傳注王曰恂恂溫恭貌也集解○釋文恂恂音荀又音旬溫恭之貌

【箋】孔子於鄉黨左昭七年傳云孟僖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服虔注聖人謂商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禮記儒行篇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鄭注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鄉孔子以孫與宋為鄉則居魯為鄉黨居宋亦為鄉黨矣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鄉闕考曰陬邑者孔子父所治邑論語作鄹左傳作郰後或作鄹一統志一故鄉城在鄉縣界內非鄉國之鄉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故鄉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鄉在縣南六十里鄉以山為名故闕里在縣南五十里而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正義云夫子生在鄉長徙曲阜仍號闕里也闕考又云諸侯五十里內為三鄉亦如天子之制鄉者舉其大名黨者舉其中所屬之一也孔子生魯昌平鄉

闕里後徙居曲阜西南三里亦名闕里雖居國都亦門鄉黨對朝廷言之也恂恂如也孔子世家潛夫論交際篇引並作恂恂無如也字索隱云有本作逡逡讀書叢錄曰隸釋祝睦後碑鄉黨逡逡朝廷便便與索隱所見本同劉脩碑其於鄉黨逡逡如也史記李將軍傳悛悛如鄙人漢書作恂恂字異而義同維城案後漢書趙壹傳注引論語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注恂恂恭順貌義與恭慎近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注〕**鄭曰便便言辯貌雖辯而謹敬也**

集解○釋文朝直遙反篇內不出者同廷徒佞反又徒佞反便便婢緜反辯也〔[illegible]〕宗廟左桓二年傳正義引白虎通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禮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據此魯當五廟公羊傳穀梁傳禮記明堂位並以周公之廟為大廟所謂大祖之廟也其二昭二穆當夫子仕定公時為宣成襄昭也魯公廟公羊春秋謂之

世室左氏穀梁春秋謂之大室皆不謂之廟至明堂位始云稱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註謂世室者不毀之名也則皆不在五廟之數者也魯公卽伯禽爲魯始封之君其廟自當不祧而武公之廟則春秋書立武宮與煬宮桓宮僖宮一例何嘗有不毀之廟者明堂位之言不足信也朝廷周禮大宗伯注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朝士注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蓋皆以臣見君之所爲朝也廷說文云朝中也鄉黨圖考云路門外之治朝廟門外之外朝皆是平地無堂階故謂之朝廷廷者平地也餘詳入公門節四明萬斯大與應嗣寅書辨諸侯三朝說與江氏同見儀禮商附錄或謂王制云大夫三廟魯語卿以下治官職于外朝治家事於內朝則夫子亦自有家廟私朝何必其在君者而夫子之謂儆尤在君之宗廟朝廷也便便史記作辯辯論語後錄曰古便與辯通書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大傳作辯章平秩東作史記作便程大傳作辯秩便辯聲相同互通鄭注與史

記合組城案爾雅釋訓亦云便便辯也詩采菽篇平平左右傳亦云平平辯治也平平當即便便之異文故釋文引韓詩作便便皆可爲訓辯之證潛夫論交際篇引作閒閒言咍諧也閒閒與便便形聲均不相近疑涉下文閭閭而誤爾經傳釋詞云猶而已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釋文侃侃苦旦反誾誾魚巾反

箋下大夫上大夫論語釋故云周禮大宰疏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司徒下二大夫一小司徒一小宰司空下二大夫一小司空一小司寇司馬之下惟一大夫小司馬也卿與大夫春秋皆謂之大夫分言之則卿爲上大夫其大夫皆爲下大夫魯之上大夫季氏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孔子爲司寇時季桓子叔孫武叔孟懿子也然魯自成襄以來有四卿宣公弟叔肹之後爲叔氏有叔老叔弓叔輒叔詣叔還皆書於經則亦上大夫孔子時爲叔還也下大夫則孔子而外當爲四人臧氏世爲大夫其時則臧會子服景伯公父文伯

皆爲大夫與夫子同列者也維城案左定十年傳孔子相公會夾谷使茲無還揖對齊人十一年傳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服虔云申句須樂頎魯大夫觀觖記疑與茲無還皆魯下大夫夫子皆舊與言者但非在朝耳侃侃說文川部侃剛直也从㐰㐰古文信从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如也維城案此當是引先進篇子貢侃侃如也涉上文子路而誤漢時與誾誾通文者多作衎衎後漢書袁安傳誾誾衎衎漢碑唐扶頌衎衎誾誾論語無作衎衎者疑衎衎爲侃侃之借字誾誾說文云和說而諍也漢書萬石君傳僮僕訢訢如也師古曰訢讀與誾誾同謂敬之貌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注）馬曰君在者君視朝也踧踖恭敬貌也與與威儀中適之貌也集解○釋文踧踖上子六反下子亦踧說文反踧踖恭和貌與與音餘中丁仲反箋云行平

易也踖長脛行也踧踖廣雅云敬畏也論語後錄曰踧踖與下與與同義詩授几有緝御傳以緝御為踧踖之容雖敬而舒謂之踧踖踧報讀若踧踧周道踖讀若籀大夫石踖與與說文解字與趣步愼愼也从心與聲班固漢書敘傳曰長倩愼愼蘇林曰愼愼行步安舒也愼愼應劭此與與字說文解字又行趣字云安行據此則與趣乖訓行步而漢書行讀愼字與與當為愼愼之省文詩楚茨箋踧踧踖踖說非此義某解

君子使擯注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也

○釋文使擯必刃反本鑑召說文云部也擯說文云又作儐亦作賓皆同　今儐導也从人賓聲擯儐或从手則擯為儐之或懱故釋文云本又作賓注賓儐為正字論語後錄曰作儐是也書賓于四門鄭注賓讀為儐經為上儐以迴諸侯謂賓為儐故釋文云亦作賓皆同也君召使擯者聘禮曰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上為紹擯卿注擯謂圭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周官大行人云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

魯為侯國當用四人夫子為大夫當為承擯也羣經補義曰孔子仕魯時君大夫無朝聘往來之事而鄉黨有使擯執圭兩章何也凡卿有事出境及他國之卿來則書於春秋大夫則不書晏子嘗聘晉而春秋不書晏子未為卿也孔子為司寇亦是大夫故出聘亦不書使擯章之賓非君來當亦是大夫其傳辭君用交擯臣用旅擯而言左右手則夫子為承擯兼傳出入之命是用交擯矣大夫聘為小聘不享而執圭章有享則似大聘矣蓋春秋時大國向侈嫌不能如禮制也又曰史記謂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非相國之事也當時魯政季桓子專之孔子言之而季孫不違焉耳所謂攝行相事者攝相禮之事若夾谷之會孔子相是也君召使擯是有賓容來亟孔子知禮特使為擯而兼相大夫當為承擯何待於召所以特召者承擯而兼攝上擯之事也揖所與立擯事也趨進及賓退復命攝相事皆上擯事也上擯當季孫為之而使孔子故曰攝也聘禮疏亦言孔子攝上擯之事章首所以特記君召使擯也

色勃如也

釋文勃如步忽反【箋】勃說文云排也下不引此文而於孛下云舁也从米人色也从子論語曰色孛如也又艴色怒也从色弗聲論語曰色艴如也知勃為孛艴之俗字說文兩引之者論語後錄謂許君說古文論語或以古今文有異並收之歟維城案孟子萬章篇王勃然變乎色趙岐注謂王聞孟子言而慍怒驚懼故勃然變色又公孫丑篇曾西艴然不悅注艴然慍怒色也經傳釋詞謂勃猶勃然而趙注所謂慍怒驚懼與使擯之義不相應然則勃如者其變色之通稱歟

足躩如也【注】包曰盤**辟貌也**集解○釋文躩如驅碧反盤辟貌盤步干反字又作槃辟婢亦反【箋】躩說文祇云足躩如也从足矍聲不言其義盤辟論語後錄謂投壺僻盤還曰辟卽盤辟是盤之言盤旋辟之言辟易維城案鄭曲禮注云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蹩盤與蹩相對蓋猶大學篇心廣體胖之胖鄭注胖猶大也說文丞部有趨字云大步也从丞䟼聲疑與躩義相近說文走部字多與足部相通丞部趯足頓也从丞

眞聲讀若顛足部蹎跋也从足眞聲是趚蹎可通也走部趙喪辟趙从走甬聲足部踊跳也从足甬聲今經典辟踊之踊皆作踊是趙踊亦可通也皆其證義疏引江熙云躩速貌速亦大步之意**揖所與**

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注）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俯一仰故衣前後則襜如也**集解○釋文襜赤占反一侻音免一（箋）揖鄉飲酒禮注推手曰揖揖所與立論語釋故曰此交擯也主君在大門內中庭賓在大門外擯者出請事傳命于賓賓對反傳至主謂之一辭主人辭不敢當而賓對謂之再辭主人又固辭不敢當而賓又對謂之三辭三辭三辭皆傳命出入三辭既竟乃傳命逆賓公迎賓于大門內上擯納賓及廟門君揖入立于中庭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賓執玉擯者入告辭至三辭此時又當傳命時孔子尙在承擯中揖所與立也既三辭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負西塾北面立擯皆入門右負東塾北面

立惟上擯進相君君升堂上擯退立于中庭孔子攝上擯在入門進相君時始經學卮言云周禮諸侯相為賓交擯諸侯之臣相為國客旅擯旅擯者臚陳賓位不傳辭也經言與左右人揖乃交擯之事則兩君相見而非聘使矣此所記其即夾谷之會攝上相時䟕襜說文云衣蔽前論語後錄曰爾雅曰衣蔽前謂之襜此言襜如者齊衎之郊訓蔽郗為襜謂衣前後敝如衡也

趨進翼如也

[illegible]趨說文云走也禮記少儀注步張足曰趨趨進群經補義云謂廟中相禮時非迎賓入門時入門不謂之進進者行步向前左傳所謂公孫使趨進王孫賈趨進是也聘禮云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旋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所謂趨進在此時謂從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拜也所釋之辭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是時急進行步必趨禮不言趨省文也論語釋故曰凡趨有二法一曰徐趨君之徐趨接武大夫徐趨繼武士徐趨中武其

行皆足不離地舉前曳踵謂之圈豚行玉藻曰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又曰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又曰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一日疾趨其步不繼武中武但身須小折而頭直手足正玉藻曰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又曰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此趨進是疾趨也翼說文作趩云趩進趩如也从走翼聲翼當爲借字論語後錄云趩讀燕人強秦言救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注鄭曰復命白君賓已去也集解

箋禮經釋例曰聘賓問卿面卿及介面卿畢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注不顧言去公食大夫禮畢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注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略也示難進易退之義擯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也論語注疏亦引聘禮經注釋之足徵鄉黨一篇與聘經相表裏非泛泛稱譽聖人也論語斷枝曰此節記爲擯之禮舊說或以爲朝或以爲聘各據一篇殊爲拘執此通論擯相之事何分朝聘哉其以爲朝者盖

據周禮有交擯有旅擯諸侯來朝主國以交擯擯之卿大夫來聘以旅擯接之問者曰鄭氏謂以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故皇邢二疏釋揖所與立皆以為擯擯來朝之諸侯子獨以為擯聘客何也所曰與交擯傳辭旅擯亦傳辭旅之言臚也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賓與擯臚與旅古今字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何注周曰大儐臚傳然則臚擯猶傳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曰三讓而後傳命安在其不傳辭哉康成不讀旅為臚臚之臚是矣而訓為臚陳故有但陳擯位不傳辭之說盖不然也聘禮畢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若諸侯來朝主君親送安得有上擯復命之事故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釋文鞠躬九六反

箋公門洪頤煊禮經宮室答問云問天子五門諸侯三門五門之次先後鄭何以不同曰朝士鄭司農注王有五門外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後鄭所以門不從者朝士注云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臯門

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
天子皋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檀弓曰魯莊
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
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爲中門問
近人又謂天子諸侯皆三門何也曰戴東原說天子
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天子之宮有皋門
有應門有路門不闔天子庫門雉門也諸侯之宮有
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開諸侯皋門應門也皋門天
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
諸侯之中門然證以經文大雅迺立皋門皋門有伉
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太王殷之諸侯本有庫雉路三
門至是增立皋門應門後世遂定爲天子五門之制
非謂其止此皋門應門也明堂位庫門天子皋門雉
門天子應門言稱之庫門兼天子之皋門魯之雉門
兼天子之應門其覲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庫雉路三
門天子與諸侯同問庫門之制曰禮器天子諸侯臺
門家不臺門是天子諸侯庫雉路三門皆有臺也爾
雉闍者謂之臺禮器孔疏附邊築闕爲基基上起屋

曰臺門郊特牲繹之於庫門內庫門既可繹祭則其門堂之制當亦與廟門同考工記唯言路門應門容數而不及雉門庫門明雉門庫門之大與路門同也門雉門謂之觀又謂之象魏又謂之闕其制可考否曰禮運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鄭注觀闕也孔疏出遊于觀之上者謂出廟門往雉門雉門有兩觀左氏定公三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明雉門與兩觀連也大宰正月之吉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孔疏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其上縣治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史記魯世家築茅闕門徐廣曰茅一作第一作茨雉字古文作梯茅闕門卽雉闕門之誘問路門何以知其與廟門同制路門之容有幾曰考工記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鄭注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則此半之丈六尺五寸以燕禮證之

路門門堂之制當與廟門相同廟門廣十八尺是其總數路門廣十六尺五寸是其容數也路門為路寢正門故謂之寢門檀弓自寢門至于車門是也又謂之大寢門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鄭注大寢路寢也又謂之虎門師氏居虎門之左鄭注虎門路寢門也畫虎焉以昭勇猛又謂之畢門顧命二人雀弁立于畢門之內閽人鄭司農注路門一曰畢門賈疏三言畢者從外而入路門為終畢也問天子諸侯皆三朝其外朝所在曰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鄭注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小司寇鄭注又云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是沿用鄭司農一曰皋門二曰雉門之謂其實皆一朝也外朝為司寇斷獄弊訟之朝槁人掌其外內朝冗食者之食

鄭注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王制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鄭注正周禮鄉師之屬辨其聽訟異其死刑之罪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孔疏此外朝在皋門內庫門外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百乃致于朝然後聽之其所謂朝皆是庫門外之朝門諸侯外朝在庫門外其說亦有徵否曰聘禮交擯在人門外大行人言交擯其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所謂朝者即是外朝聘禮又云至于朝主人云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鄭注賓至外門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賈疏外門即諸侯之外朝故下云以樞造朝亦謂大門外為外朝此皆諸侯外朝在庫門外之證是則諸侯庫雉路三門皆公門此言入公門惟外朝不與焉故有以公門為庫門者論語誒質曰公門庫門也自外來入必先庫門是也有以雉門為公門者羣經識小曰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也諸侯無皋應二門其庫門即郭門也路門以內即路寢雉門居其中縣象魏於此奇服怪民不得入

此云入公門謂雉門也有以公門爲路門者論語後錄曰此言路寢朝具古內朝之制門路寢門也位路寢廷左右也堂路寢堂也古者路寢與明堂同制故寢亦有堂鄭注月令云大寢東堂南堂西堂北堂是階堂階也三說竝通釋地三續以庫門內爲外朝又以升堂爲治朝皆非也戴震天子諸侯三朝三門考曰天子有皋應無庫雉諸侯有庫雉無皋應陳奐詩疏據鄭司農周禮閽人朝士注王有五門一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廣援經傳以證天子之有庫雉而諸侯之有皋應未及也維城案書大傳云諸侯之宮三門三朝其外門皋門次曰應門又次曰路門其皋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朝則諸侯當有庫應而無皋雉何禮記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此記皆言魯制則魯所制庫雉者其卽他國之皋應而如天子皋應之制歟其以制如天子則皋應故獨謂之庫雉以避嫌歟其以皋門內爲內朝則猶以庫門內爲外朝誤甚論語駢枝以入公門爲卽

聘禮之入門案公君也本國之臣謂君門爲公門故曲禮曰大夫士下公門鄰國之臣來聘執圭而入廟門不得謂之入公門偏考書傳亦無謂廟門爲公門者公蓋衍字也聘禮記曰執圭入門鞠躬如也正與此同經義迷闇取之云包注謂下文過位過君之空位也鄭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皆承公字爲義則已衍公字矣鞠躬如也盧文弨龍城札記曰鄉黨篇凡三見舊皆以爲斂其身解之大信爲曲身何必言如案廣雅匑匑謹敬也曹憲匑音邱六反匑音邱弓反儀禮禮記康成注引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曹氏之音與鄭注合是鞠躬當讀爲鞠窮乃形容畏謹之狀故可言如不當因躬字而即訓爲身今劉匑二字廣雅皆譌爲竆頼有曹氏音猶可攷其本字即儀禮注今亦多作鞠躬亦頗有陸氏釋文張淳辨誤尚皆作鞠窮陸止載劉氏音弓則非劉氏皆讀如字張云爾雅鞠究窮也鞠窮蓋複語非躬踖之謂乎鞠窮踧踖皆雙聲正相類說文惟匑字訓曲脊不云匑躬亦不引論語若鞠字實義蹋鞠也推窮也養也告

也盈也並未有曲也一訓至史記魯世家翱翱如畏然徐廣音爲窮窮字少異而義未嘗不近也論語此三句下一則曰如不容一則曰氣似不息一則曰如不勝使上文是曲身亦不用如此覆解或云攝齊升堂鞠躬豈非曲身乎曰言攝齊則曲身自見正不必復贅言曲身且曲身乃實事而云曲身如更無此文法讀書脞錄拜經日記大略相同而此較詳論語古訓吾亦盧稿又引三蒼翱翱敬畏貌爲證羣經義證引魯世家注躬見三蒼音窮或論語本作躬轉脫作躬維城案包氏攝齊升堂節注鞠躬者敬慎之至是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釋文閾于逼反一音況逼反

箋 立不中門論語疏質云謂雉門也雉門有闑人將見君必謁使入自于君子於是佐立以俟之不中門者立于闑東闑外不當棖闑之中也論語釋故曰凡門兩邊立長木謂之棖中央豎一短木謂之闑門以向堂爲中東爲闑右西爲闑左[illegible]東西各有中出入之法賓由闑右主由闑右臣統于君故禮曰大夫士出入君

門内闑右也又曰聘賓公事自闑西賓禮也私事自
闑東自比於臣也此中謂闑右之中謂凡尊者出入謂
皆闑中東門非尊者皆稍偏近闑故玉藻賓入不中門見
聘賓注云所尊者所從也疏云稍東近闑入由此可立
出入者並不得中門則立可須推此禮爲人子者立
不中門疏云棖闑之閒尊者所行故不得當之然則
不中門者謂尊者所行或曰謂人君以多立中門而見
入故中門爲虛位非也此章言朝儀以下文過位觀
之則此門當爲庫雉立者大子從大夫後待三卿至
乃從入耳闑說文云門梱也下引論語此文古文闑
作闑曲禮不踐閾注闑門限也孔疏踐履也入不
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
敬儀禮士相見禮疏引鄭
云立行不當棖闑之中央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注 包曰過君之空位也 集解 鄭曰過位謂入門右北面

君揖之位 禮記曲禮正義 **疏** 羣經補義曰人君每日視朝在治朝惟與羣臣揖見而已議論

政事皆在路寢之朝故視朝退適路寢則治朝之位
虛如君不視內朝則羣臣各就官府治事無過位之
事玉藻所謂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者也如有政事當議而視內朝則羣臣皆入路門而
朝於內朝於是有過位升堂之事玉藻所謂君聽政
於路寢不視內朝者也鄉黨所記先視治朝後視內
朝者也視治朝何以不言其儀上章君在踧踖如也
已言之故不復言也諸疾三朝外朝在車門之外非
有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及聽斷疑獄之事則不御
每日與羣臣相見者庫門內路門外之治朝也此二
朝皆平地無堂惟路寢之朝乃有堂有階羣臣之位
在堂下有事當請於君或受命於君則升堂無事亦
不升堂也既進言既受命則降階而復其堂下之位
羣臣皆退然後出路門有謂內朝惟問孔得入與姓
不得入此朝議也燕雉臣時不辨同異姓凡與君問
對及侍食於君皆在內朝之堂非治朝也治朝所以
無堂附者君出入必登車下車於路寢之庭若治朝
有九等七等之附車馬如何升降故聘禮使者受命

於朝無升階降階之事此注包義金榜書古文論語後曰曲禮曰下卿位注云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正義曰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注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故燕禮大射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阼階南鄉爾卿卿是也鄭氏釋鄉黨過位爲卿大夫朝位在路寢庭正與下經沒階復位文義相屬論語後錄曰凡朝者必於廷位在廷左右爾雅曰中廷之左右謂之位又曲禮下卿位注云云君過且然況臣自過之乎並從鄭義

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釋文攝齊音資裳下也篇末皆[illegible]攝齊論語駢枝曰攝斂也整也畢呈登階齊同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爲難士冠禮攝酒注攝猶整也既醉朋友攸攝正義攝者收斂之言史記酈生陸賈傳沛公輟洗起攝衣正義云斂著也升堂論語釋故曰三朝惟路寢有堂笏七命笑高七尺階七等凡入內朝之禮當如燕禮之儀小臣納卿大夫

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邇卿卿西面北邇大夫大夫皆少進君升然後命之升其升則西階也此正朝也若燕見于君君則士相見禮云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謂君在東則升東階在西則升西階亦或命坐孔子侍坐侍食對問政對儒行皆燕見在路寢堂也此章之義亦得包之禮記曲禮云拾級聚足連步以上鄭注拾當為涉聲之誤也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以上重蹉跌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此升階法也息說文云喘也喘疾息也維攝豕喘从口當為氣之从口出者息从自說文云自鼻也皆為氣之从鼻出者說文射臥息也从鼻干聲鼾臥息也从鼻聲蓋人之臥也其息以鼻故臥息之字皆从鼻說文又云呼外息也吸內息也屏氣似不息蓋謂若有吸無呼然禮記玉藻云氣容肅鄭注云似不息也士相見禮疏引鄉黨孔子與君圖京於延圖事於堂論語古訓陳續云介經無此文集解無此注必是鄭義

出降一等逞

顏色怡怡如也 釋文：逞顏色，勑井反。怡怡，以之反。【疏】降，說文云：下也。逞，通也。怡怡如也，見子路篇。**沒階趨進翼如也** 釋文：沒階趨，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疏】禮經釋例曰：聘禮記注引論語作沒階趨進，則鄭氏所見本已有進字，陸說不可從。**復其位踧踖如也** 【疏】說文：𡕒，行故道也。今通作復。經學卮言曰：此君親燕朝卿大夫所立之位，故稱其位。論語釋故曰：入必先居門右北面之位，故出必復門右北面之位，俟羣臣出，乃出，降由西階，至中庭，乃東向復位進者，進於位也。其時君在阼階上東向，則而君故又曰進而不敢不趨也。音義以進為衍文，未思位及堂塗之所在耳。陳壽祺左海經辨曰：鄉黨記入公門訖復其位踧踖如也，文次君召使擯章之後，執圭章之前，此謂將聘圖事之禮也。公門據己國，過位謂路門內臣之朝位，升堂謂與君圖事於堂也。何以明之？曲禮曰：下卿位。鄭注：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來至而下車。正義曰：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

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
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宗正義引注者鄭氏論語
注文爾雅釋宮曰門屏之閒謂之宁中庭之左右謂
之位說文第八人篇位解曰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
从人立鄭據古訓釋過位以之位爲入門右北面君揖
之位至精不可易也所以知在路門內者燕禮大射
儀鄉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公降立阼階東而南
嚮爾卿大夫卿西面北上大夫皆少進賈氏燕禮疏
曰卿大夫人門右北面東上此是擬君揖位君過之
始就庭位是路門內有此面位也觀由禮下卿位知
君出入過之猶敬而況臣乎所以知此經過位升堂
爲圖事時者時覲君與卿閒事鄭注謀事者必因朝
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疏以爲在路
門外正朝江永鄉黨圖考以爲下經既受行出遂見
宰閒幾月之者注云宁者君臣謀者則擯未外所之
遠近則闕中命使當在路寢之朝後夕將乃在路門
外正朝士相見禮凡燕見于君必辨君之南面若不
得則正方不疑君鄭注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君或

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謂君所處邪鄉之此謂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士相見禮又曰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鄭注升見升堂見於君也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賈疏曰亦謂及燕及圖事之法疏又曰知有圖事者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聘禮亦云君與卿圖事之時在此面法無常法也案疏所聘禮云者約鄭聘禮注文稱鄉黨者約鄭論語鄉黨注文是鄭以圖事之解鄉黨與聘禮合也圖事之法面位無常故有過位之事過位則圖事於庭也升堂則圖事於堂也聘禮又曰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鄭注反位也此論語復其位之事士相見禮疏曰此庶人見君不趨翔論語是孔子行事而云趨進翼如也彼謂孔子與君圖事於堂圖事訖降堂向時揖處至君前横過向門特加肅敬此賈氏本鄭義說論語出降階趨進之事也然則過位升堂齊爲將聘圖事故下章承之遂言行聘執圭之儀服虔左氏傳解誼所謂孔氏聘禮即此類矣或見聘禮記記引孔子之升

堂至沒階趨進翼如也上下又引孔子之於執圭孔子於享禮爲證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其文亦與鄉黨合因以論語入公門訖復其位爲卿行聘時事然公門之名非所施於它門聘禮賓入廟門而廟門非路門且入門左非門右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則無專位惟私覿入門右於此隊見則乖其事次執圭升西協西則未暇揖齊義皆不與鄉黨相應聘禮注錯引此縱乃舉事以見例不得爾而一之學者守鄭論語不注爲宗可也論語發徵曰鄭康成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行揖之位不此法意推之知入公門以下並亦若召使擯來禮公皮介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鄭注云內賓位也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拔此知入門右而指擯者論語入公門卿禮大門也聘禮又云公再拜賓屏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鄭注云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並而厲行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閾大夫中棖與闑之閾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

闕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介與擯者鴈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按論語立不中門指此公迎賓不出大門則入公門時無尊者之迹無庙立不中門也知此門在大門以內聘禮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接立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鄭注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按此皆君指之位也當公入立中庭賓立西塾君揖何虛而擯者出入其闕即論語過位之時又有請命辭玉之事擯者乃有言故論語於此云其言似不足者聘禮又云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鄭注云向公所立處退者以公宜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按此知聘禮擯者不升至堂上論語攝齊升堂謂堂階春秋時列國多事朝聘會盟不無意外之虞孔子世家夾谷之會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則聘禮亦容或有此故記此一節文言攝齊正言堂階之等而不更言堂上之容知擯未升堂也下云出降一等逞顏色怡

怡如也沒階當讀沒階絕句蓋擯者升堂則不盡一
等茲則又降一等由是而降至階下也聘聘又云賓
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鄭注云進阼階西釋辭於
賓相公拜也按此即論語趨進一事以上皆相公隨
公而入至此擯者畢進故有趨鱗避翔赫與論語上
文記趨進翼如也同事惟擯者有此一節也聘禮又
云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翼受玉于中堂與
東楹之閾擯者退負東塾而立鄭注云反其等位無
事按此即論詔後其位一節也則入公門以下至此
並記擯者之字上文既述君召使擯一段此又述者
弟于各述所間送類數之以廣與說也惟聘禮於擯
首不記升堂一事盡儀禮言禮之當論語參言其變
也後之說尚諸者謂記孔子當詞之步或又据聘禮
記云賓入門堂升堂讀將按志趨按如爭承下如送
君退而後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二將足又趨及門正
歸以論語入公門之文亦是為者出聘步按者升堂
時方執玉手不能下攝衣知攝齊升堂正足擯者又
遊進一事亦賓所無以為記聘亦不得賓鄭注聘禮

記有孔子之升堂云云亦引爲初證非竟以論語爲孔子爲賓之事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注包曰爲君使以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也集解○釋文不勝音升爲君于偽反使所吏反

箋釋經補義曰人臣所執之圭謂之瑑圭其皮用偶數大國之臣八寸次國六寸若桓圭九寸信圭躬圭七寸謂之命圭臣不得而執也論語後錄亦云大夫聘執瑑圭考工記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聘禮記曰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是瑑圭減命圭一寸揄挂命圭繅三采三就瑑圭二采一就命圭以朝瑑圭以聘二者皆君之圭也故包以爲執持君之圭如不勝聘禮記云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也禮記曲禮曰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鄭注重慎之也主君也克勝也正義卽引論語此文爲證

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注鄭曰上如揖授玉宜

敬也下如授不敢忘禮也戰色敬也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也集解舊讀下為趨今從古釋文上時掌反又如字注同下如舊讀云云蹜蹜色六反授玉一本作受玉曳踵章勇反

箋上如揖下如授者禮記曲禮云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鄭注衡謂與心平此執圭上下之節如揖者周禮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鄉黨圖考曰孔子執圭上如揖與天揖推手小舉者相似此仍不過平衡也如授者說文云授予也圖考又曰凡獻物於人有不敢授者奠之於地臣奠圭壻奠鴈是也其有當授受者如几杖弓劍禽鳥之類體敵者同面並受不敵者對面訝受其時身稍俯而手微下曲禮記授弓之儀云尊卑垂帨注帨佩巾也磬折則佩垂授受之儀尊卑一孔子執圭手有稍下時如之卽行聘時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升堂授玉於中堂與東楹之

閼皆有授時執圭亦如之耳論語後錄曰此言上而揖趨而授也魯讀下爲趨古而加通貫人啟橫取圭授介介授賓執圭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升西楹東面注三揖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也記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注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賓自入門至于階所謂上有三揖既升堂將授志趨即趨而授歟此解爵論爲長鄭君用古文而不從魯論恐未是坫又案賓自執圭將事由闌右入門至致命比三揖三讓禮無煩重古禮揖可兼讓論諸不言及讓是已又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衡者衡於心也天子高於心君則與心齊不言有二段以上下爲執玉高卑殆未讀聘禮及記歟勃如戰色禮記玉藻色容莊注引此文正義色容莊者欲常矜莊勃如戰色不作變動也維城案戰說文闕也魯論讀上文下如授之下爲趨即聘禮記之將授志趨而聘禮記下文謂授如爭承戰爭爭鬬義並相近則以爲論意推之其即爲加爭承之色斂足蹜蹜如有循儀禮士相見禮云執

王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注唯舒者重玉器尤慎也武迹也舉前曳踵備蹠踏也賈疏凡趨有二種有疾趨行而張足曰趨是也有徐趨舒武舉前曳踵是也玉藻記徐趨之節云圈豚行又與此不舉前者文有詳略俱是徐趨也蹜蹜禮記玉藻釋文作宿說文無蹜字足宿爲正字蹜爲借字又玉藻云足容重注舉欲遲也蹜蹜如有循蓋其所以舒遲也

享禮有容色注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也集解○釋文享許丈反注同

箋儀禮聘禮既受圭賓降出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庭實入設械則觴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此享禮也論語釋故曰用圭璧鄭氏乃概言享禮所用其實皆聘諸侯享用璧琮不得用圭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琮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注云上公及二王後享天子用圭以馬享后用琮以皮[illegible]覲[illegible]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諸侯相朝公侯伯皆以璧帛享君琮錦享夫人子男則降用

琥以繡璜以黼至聘于天子諸侯皆用瑑玉減二寸然則魯侯爵聘于天子諸侯享用璧以帛享玉所夫人皆琮以錦瑑璧琮皆六寸也聘禮記曰凡庭實皮馬相間可也多貨則傷於德幣美則沒禮注云貨謂玉也君子於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為瑞節重禮也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為德幣謂束帛也愛之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信美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有容色者聘禮記云及享發氣焉盈容見也經學卮言曰禮與享為二事禮者謂主人以醴禮賓也聘儀既聘乃享既享乃禮既禮乃私覿

私覿愉愉如也注鄭曰覿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也集解○釋文私覿直歷反見也注同愉愉羊朱反見也賢遍反下同【發】說文無覿字論語後錄曰覿字从賣賣字从𡙡𡙡即睦之古文或覿即𡙡字歟但無可據从證耳論語族質作價曰說文解字云價見也从人賣聲陳鱣亦云當作價聘禮賓覿奉束錦總乘馬入門

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牽馬以從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馬入設賓奉幣入門左公揖讓如初升公再拜賓退振幣進授士受馬賓降階東拜送君辟拜也君降一等辭栗階升再拜稽首降出此賓私覿禮也鄉黨圖考曰私覿之束錦乘馬亦是公家之幣但對享禮爲私耳郊特牲云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蓋謂從君於鄰國而行私覿爲非禮非謂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有庭實旅百加享禮也論語釋故曰聘禮記曰私覿賓若私獻將命可知覿之後更有私獻而非覿聘賓之私禮矣禮經釋例曰覲禮享後無覿者諸侯親見於天子享時已申其敬君之命至覿時聘賓始得自申其敬蓋聘賓代君行無緣復有私覿也聘禮享後有覿者享是聘賓致其禮故享後別有私覿與覲不同也郊特牲云朝覲大夫之私謂非禮也此言朝覲之禮大夫從君而行無私覿也又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鄭注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此言大夫奉使出聘則有私覿也又云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孔疏覆明從君而行不敢

行私覿所以致敬於己君也此申言朝覲大夫私覿
非禮之義非謂大夫執圭而使不敢私覿也今以禮
經證之鄭孔之說與經合愉聘禮記私覿愉愉焉
注容貌和敬說文云愉薄也下引論語此文四書考
異曰愉古字與媮通故說文解之曰薄續引此文則
叓廣異養非相承也繼城棻說文引論語上疑脫一
曰顏色和也字以鄉黨此文與上文有容色一例禮
記祭義云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
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愉色與和氣婉容並舉
則訓色和當為古義段注乃泥薄也一訓解為薄樂
恐非論語駢枝云自入公門以下至此總記聘問之
事復位以上通論聘享時出入升降之節執圭以下
以聘享私覿分析言之邢氏誤斷為二遂以上一節
為遡朝之容下一節為聘問之禮棻正朝在路寢門
外無所為過位升堂之事內朝在路寢庭非日接羣
臣之地雖朝公族亦不升堂參驗並為乖錯矣聘禮
記曰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遜下階發氣怡焉再
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

及享發氣焉盈容私覿愉愉焉入門主敬升堂主慎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閾注云謂聘客也足與此篇所記表裏證明鄭君注聘禮記具引論語之文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則亦以為聘問之事可知過位者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也復其位者復聘賓之位廟門之內接西塾之位也主君先入門右即中庭之位俟賓賓後入門左及中庭乃與主君並行故以過位為節而色勃如足躩如事爾至容爾蹙也有揖讓之禮即有應對之辭故曰其言似不足者過位一條在入門之下升堂之上亦其次也攝齊與攝衣不同攝者收斂之言謹飭之義弟子職曰攝衣共盥又曰攝衽盥漱義與此同聘享每訖即出廟門以俟命出宁為下文之目復其位所謂出也餘互見上文入公門攝齊升堂條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

注鄭曰紺緅紫玄之類也紅纁之類也玄纁所

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紺緅木染不可以爲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爲褻服而已飾爲純緣也皇疏褻衣袍襗也詩無衣正義王曰褻服私居非公會之服者也皆不正褻尙不衣正服無所施集解○釋文紺古暗反緅莊由反考工記云五入曰緅字林云帛青色子何反緣也悅絹反褻服息列反

箋紺說文云帛深青揚赤色無緅字潛研堂答問論語後錄左海經辨並据孔注一入曰緅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謂爾雅一染謂之縓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孔本古文必作縓不作緅而以此作緅者爲今文維城案孔本果作縓則說文縓字注何以但云帛赤黃色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不引論語此文邪雖說文無緅字似屬可疑然攷工記鍾氏五入爲緅注鄭司農明引論語此文作緅鄭司農即鄭衆傳費氏易毛詩周禮左氏春秋者其所傳皆古文則所

引論語亦必古文諸家皆惑於偽孔而以作緅者為今文非也鄉黨圖考曰紺緅皆赤黑之閒色緅又黑於紺君子不以為飾者謂非其正色也飾必用正色以深衣篇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曲禮云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孔子少孤而母存時宜以純青母沒則唯純以素紺緅不以飾蓋猶紅紫不以為褻服也左海經辨曰古者衣正色裳閒色故士黃裳纁裳襍裳可也閒色非不可用士冠禮爵弁鄭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考工記鍾氏鄭注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周禮巾車注雀黑多赤少周禮地官序官掌染草注染草藍蒨象斗之屬其下掌染草注云染草茅蒐橐盧豕首紫茢之屬疏云藍以染青蒨以染赤象斗染黑大司徒土會之法山林其植物宜皁物先鄭以為皁栗柞栗之屬說文栩其實皁一曰樣爾雅釋木栩杼櫟其實梂陸璣毛詩疏云徐州人謂櫟為杼或謂之為栩其子為皁或言皁斗其殼為汁可以染皁此木染

之譌也爾雅釋草鼢鼠尾郭注可以染皁蒢虎杖郭注可以染赤茹藘茅蒐郭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絳櫻烏階郭注可以染皁藐茈草郭注可以染紫一名茈莀說文蔮染青草也此草染之詮也攷工記鍾氏掌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周禮天官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鄭注云攷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史傳闕矣染夏者染五色是鄭意以染絲帛如染羽法用朱湛丹秫不用皁木藍草木染者可施之他物祭服等則當以州秫染也禮記玉藻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左氏哀十七年衞渾良夫衷牡紫衣狐裘太子數之以三罪而殺之杜注紫衣狐裘人君之服可見春秋時人君正服多用紫孔子惡紫之奪朱以此紺緅紫類祭服之玄之色即爵弁之色何謂閒而非正緅爵聲相近說文無緅有纔云帛爵頭色一曰微赤色如紺纔淺也讀若讒从糸毚聲然則纔亦緅字也溧陽周柄中據禮記深衣篇具大父母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謂紺緅非績又非青紫於書

飾之無飾之義兩無所取故不用此說是也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此攷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其義相同攷工記無四入六入之文鄭君約之以朱爲四入爲玄六入觀壯冠賈公彥二禮疏並云以纁入黑則爲紺以紺入黑則爲緅鄭君注云纁再染以黑則爲緅緅復再染以黑乃成緇元謂此同色耳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歟蓋鄭君據禮推而知之也鄭君以紺緅色淺紅紫色姦故不用爲飾及褻服也維城案說文紅帛赤白色紫帛青赤色合之紺帛深青揚赤色纔帛雀頭色周禮巾車注以爲黑多赤少然則四者皆兼有赤色紺微爲青勝於赤紫爲黑勝於赤故類於祭服之玄紅爲赤白相兼是赤之淺者說文絳大赤也纁淺絳也故類於祭服之纁也褻說文云私服論語釋故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深衣以下是也玉藻纊爲繭緼爲袍禪爲絅帛爲褶皆褻服也文所以表袍者爲裼衣皆衣裘相連爲之餘互見下文褻裘條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釋文

袗之忍反本又作袗單也絺暑說文云熱也袗絺
勑之反細葛綌去逆反麤葛綌必表而出之禮記
曲禮袗絺綌注袗單也孔子曰下引此文云爲其形
褻孔疏形褻露肉露見也袗玉藻作振鄭注振讀爲
袗袗禪也禪單義同維城家袗說文[illegible]玄服从衣參
聲褫袗或从辰疑玉藻木作或縝之袗袗振形近傳
寫訛爲振耳說文訓爲玄服衣[illegible]非鄭此袗絺綌之
袗也絺綌說文云絺細葛也綌麤葛又云葛絺綌草
也詩葛之覃分傳葛所以爲絺綌又曰精曰絺麤曰
綌孔疏引曲禮云爲天子削爪巾以絺諸辰巾以綌
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貫絺而峨綌是絺精
而綌麤故曰精曰絺麤曰綌表說文云上衣也从衣
从毛古者衣裘以毛爲表故凡上衣統謂之表也論
語釋故曰古者服絺綌與服裘同皆先著親身之衣
親身衣上冬則加裘夏則加絺綌春秋則加袷褶又
其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正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袗絺綌者末
有無裏衣亦末有無上衣者也然此與下節並是論
裼衣裘而出之者謂以裼衣表絺綌而著其色如絺

綌黑則加緇衣白則加素衣表裏相稱故曰出之玉
藻袗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可知袗絺綌與
表裘一例皆謂不加裼衣也又曰古人服有裼襲凡
裘葛之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正服裼者開正服之
前衿袒其左袖而露其裼衣以正服之左衽插諸前
衿之右也亦曰禮裼故聘禮注云裼者免上衣見裼
衣凡禮裼者左也若掩其正服裼衣不見則謂之襲
也[illegible]
凡裼衣必與裘葛同色裘葛又與正服同色江曰古
人服制衣與冠同色欲其上體稱也屨與裳同色欲
其下體稱也帶亦象衣裼裘上襌亦象裘故裼衣必象
上服使內外稱又曰玉藻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
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
事則裼弗敢充也又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
又曰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蓋古人行禮至
盛則以襲爲敬不盛則以裼爲敬至於燕居不文飾
則襲而不裼內則在父母舅姑之所非敬事不敢襢
裼是也[illegible]論語後錄曰袗同也讀加

兄弟畢袗玄之袗言衣與裳同之故居考古錄曰袗
有數義說文玄服也疏子被袗衣注書衣也儀禮士
冠禮兄弟畢袗玄注古文袗爲均此當兼均義疏所
謂若同單服足也袂袪維記曰上冠禮兄弟畢袗玄
注袗同也玄者玄衣玄裳古文袗爲均士皆禮士從
者畢袗玄注袗同也上下皆玄也采此則袗絺綌衣
裳同絺綌也禮稱袗絺綌二出禮袗絺綌不入公門
以上寢筴等例之當指臣言臣朝服入朝雖皆不者
絺綌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覲上非列采文義與喪
大記同謂斂衣也喪大記稱斂衣曰袍必有表不襌
下云絺綌紒不入正謂三者皆襌絺綌無有不襌不
必以袗爲襌又或以袗爲玄則冠昏皆爲畢玄玄矣
成何文理表者對裏之言謂絺綌之服必有裏衣使
絺綌表出當指深衣深衣裳不殊亦得言均若玄端
以上禮服又不得用絺綌皇疏本作必表而出無之
字謂古人裘葛之上若在家無別加衣若出行按貧
客皆加上衣當暑袗絺綌可畢出則不可畢必加上
衣故云必表而出也四書考異曰依皇說末句應無

之字且如是說則袗亦表服而所表猶裼衣與上下所記尤成類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釋文緇衣側基反麑米倪反鹿子也注鄭曰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袪與君異耳詩羔羊正義　周官司裘疏引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　儀禮既夕記疏引云諸侯視朝之服　禮記玉藻正義引云諸侯之朝服羔裘者必緇衣為裼

素衣麑裘諸侯視朝之服其臣則青豻褎絞衣為裼詩羔羊正義禮記玉藻正義士冠禮疏並引視朝之服

狐裘取溫裕而已禮記緇衣正義

箋衣裼衣也裘說文云皮衣也棊經補義曰虔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傷其皮則毛將安傅以此推之知古人服裘毛向外也向外則裘故裘外必有裼衣羔說文云羊子也素白緻繒也麛鹿子也麑狻麑也古未聞以狻麑皮爲爲裘者則

麛爲正字麑爲借字然魯語云獸長麑䴠韋昭注鹿子曰麑是麛古通用麑黃說文云地之色也狐祅獸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邱謂之祥故曰緇衣緇布衣緇衣羔裘則上服朝服及玄端也朝服者玄冠素裳諸侯日視朝君臣同服之大夫以爲祭服玄端者玄衣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諸侯之臣夕於君及大夫視私朝之服士以爲祭服幭緇韠緇朝服玄端皆以十五升布爲之玉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飾裘也凡裘者用純臣下之故褎飾異皮鄭箋詩羔裘豹袪羔裘豹飾是也夫子之裘賞是豹飾又曰朝服之上有爵弁服大夫則有玄冕服玉藻曰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注云代子大大夫也蓋玄衣之裘玄衣玄謂玄冕服及爵弁服皆玄衣纁裳也然則夫子宜有玄綃衣狐青裘論語不言文不備耳又曰素衣白布衣素衣麑裘上服皮弁也皮弁服者十五升布衣積素以爲裳諸侯視朔君臣同服之獻灯覲又聘禮君臣皆皮弁服又大蜡皮弁素服而祭但天子諸侯皮弁服之裘狐白裼以素錦衣

大夫則麑裘青犴褎而裼素衣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以爲上抑皮弁服也又曰麛裘青犴褎絞衣以裼之注絞蒼黃之色疏家以爲誤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綢鞠衣𧙕絅綀椒攟騶又曰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注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周之禮以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謂之蜡其祭皮弁素服郊特牲以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既蜡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謂之臘亦謂之息民其服黃衣黃冠故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云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是也臘祭黃衣其上更無上服又詩羔羊疏云兵事韎韋服則用黃衣狐裘春秋時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是也則黃衣狐裘又爲兵事韎韋之裘韎韋服者周官謂之韋弁服以韎韋爲弁縓韎韐又以爲衣裳春秋傳爲韎韋之跗注兵事君臣同服也黃衣狐裘必兼二者方備興化任大椿弁服釋例云玉藻犬羊之裘不裼淮南子說山訓被羊裘而賃固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然則羊裘賤者之服羔裘亦羊裘

也冕弁之服皆用之者說文羔羊子也羊初生其毛柔細最深媆也故爲良裘淮南子齊俗訓晉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墨子兼愛篇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牂羊之裘韋以帶綫攻廣雅牝羊一歲曰特挑三歲曰牂羊至三歲則齒極長其毛麤大不及羔羊矣故牂羊之裘爲惡衣與麤布之衣相配玉藻所云犬羊之裘蓋謂此也羊裘不裼而羔爲羊子即用之於冕弁服猶鹿裘爲喪服之裘而麛爲鹿子則用之於皮弁服也又案玉藻君子狐青裘鄭注蓋玄衣之裘玄衣二字爲冕弁及朝服玄端同稱而皇氏獨以爲玄端之裘者蓋合鄭論語注決之也司裘疏引論語緇衣羔裘鄭注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卿大夫助祭於君玄冕也即卿冕服用羔裘士助祭於君爵弁也即知爵弁用羔裘君臣視朝之服朝服也即知朝服用羔裘此外惟玄端不見所用之裘則玉藻狐青裘注所云玄衣之裘飾爲玄端之裘無疑矣熊氏以此注玄衣爲六冕及爵弁之裘然則卿大夫士助祭於君當服玄冕爵

弁即當用狐青裘不用羔裘矣何以論語注又云羔
裘爲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乎鄭必不自相刺謬如
此故知此注玄衣專謂玄端矣熊氏誤解玉藻注玄
衣二字由未參攷論語注耳孔又謂六冕若皆用大
裘鄭注有裘之上有玄衣則與玄冕無異是以小祭
與異天上帝同服此則劉氏之說非也今攷鄭司裘
注云大裘黑羔裘論語注謂冕爵弁朝服皆用黑羔
裘不嫌與大裘同者玉藻云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
不裼注大裘不裼謂祭天也孔疏大裘則無別衣蓋
謂此也其他冕服及爵弁朝服雖亦用羔裘而於羔
裘之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正服朝異於大了之大
裘不裼矣至鄭注大裘之上加玄衣蓋併於裘之外
加玄衣玄衣之內更無裼衣卽玉藻所云大裘不裼
也與玄冕裼裘迥異而孔氏謂大裘與玄冕無殊尤
末深攻玉藻注玄衣二字末明著何服故熊氏爲爲
六冕及爵弁之裘而鄭論語注以卿大夫士祭於君
之服用羔裘則爵弁之用羔裘論語注有明文矣故
一以彼注爲斷又孔玉藻疏謂六冕及爵弁之裘用

狐青裘而詩羔羊之革疏又謂六冕與爵弁服同用黑羔裘則仍從劉氏之說矣又案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疏論語注云緇衣祭於君之服者謂助君祭朝服而祭也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也今考諸繹傳注裁卿大夫助祭之服無用朝服者疏謂朝服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全無根據疏曰鄭注論語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若然卿大夫助祭用冕服士用爵弁君朝服冕服羔裘卿大夫士弁冕用羔裘至於朝服亦用羔裘即是君臣祭服同服羔裘也賈此疏謂卿大夫士助祭冕弁服同服羔裘最善體循鄭注但羔裘必以緇衣爲裼故賈儀禮疏云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據帛爲色者則爲材字此云緇衣羔裘卽爲緇布衣若鄭大夫以冕弁助祭上服絲衣而裼用緇布衣卽是以布裹帛矣於制未合似鄭注所云緇衣羔裘亦卿大夫士助祭於君之服不指玄冕爵弁不知以帛裹布非禮也本謂中衣不謂裼衣卽以緇衣改之據布爲色爲緇字卽據帛爲色亦或爲緇字國策令尹子文衣緇帛及麑裘之衣呂氏

春秋淫亂篇及子華子神器篇昔吾所亡者紡緇也
管子七臣七主篇夫男不田女不緇注云緇緇此皆
以緇爲帛也均不作材衣可知絲衣亦得名緇衣然
則卿大夫士冕弁祭服以緇衣裼羔裘蓋用緇帛也
故鄭於緇衣羔裘之下注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
夫祭於君之服也又攷禮不特冕弁絲衣其裼衣當
用帛即朝服布衣其裼衣亦多用帛玉藻君子狐青
裘玄綃衣以裼之又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
論語素衣麑裘攷狐青裘玄端之裘也狐白裘及麑
裘皆皮弁之裘也玄端皮弁上服布衣以玄綃錦衣
素衣爲裼則是上衣用布裼衣多用帛也蓋裼衣與
中衣不同中衣爲裏衣與褻衣相近上衣用布則中
衣必不用帛也自孔穎達說以以帛與布非禮也二
語爲指裏衣遂謂上衣用布則裼衣不得用帛不知
玉藻以帛裏布注明謂中衣不詞裼衣如謂裼衣不
得以帛裏然則錦衣素衣何以裼皮弁士冠禮賈疏若以有表言
素者衣緇也引論語注素用緇詩孔疏亦云未有以素爲布者玄綃何以裼玄端乎
論語素衣麑裘所云素衣謂皮弁服之裼衣白布衣

十五升則皮弁服之上服也論語緇衣羔裘所云緇衣緇衣即朝服之移衣衣以以素素衣緇以素緇衣緇帛緇衣裘緇素鄭緇衣詩緇衣之宜兮則緇衣衣十五升朝服之上衣也又曰越紼書哭內傳祭昭公南朝楚被羔裘被羔裘則必緇衣諸侯相朝當皮弁際裘而祭詔侯被羔裘則同於在國視朝之服矣非制也左氏昭二十九年傳公賜公衍羔裘中論衛大臣篇晉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為之詩曰素繹羔裘求之無尤羔裘素禪求之無反云素繹則明服衣裘也此亦朝服羔裘之諮也韓非子外儲說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櫪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歿羔裘於可裘為民裘孫叔敖以為朝服之裘正合禮制而韓非以為儉偪下則韓非子之時風俗令靡不以羔裘為上故指為儉服也漢書貨殖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師古謂狐貂貴故計其數羔羊賤故稱其量然則賤羔裘後世之制不可以此疑禮經也晏子春秋雜下篇及說苑臣術篇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

車而鶩騖以朝所謂衣緇布之衣則朝服緇衣也而用麋鹿之裘不衣羔裘則降於卑裘則奕或以示儉也非常制也儀[illegible]又日詩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箋令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其必以狐裘為黃衣狐裘者蓋黃衣狐裘祭服也鄭欲釋小序好絜衣服則服祭服以朝乃為好絜令攷小序謂檜君逍遙遊宴不能自強於政治則變易典制輕重任心不僅在好絜衣服也攷玉藻卒食玄端而居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注諸侯玄端以燕王制一命卷疏天子諸侯亦以玄端燕居詩所謂逍遙乃燕居詩也又攷羔裘如濡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詩狐裘蒙戍疏及司裘疏皆以狐蒼裘為玄端之裘然則此詩所云狐裘以朝為狐蒼裘也蓋緇衣羔裘覜朝之正服玄端狐青裘燕居之正服今檜君燕居反服朝服故詩人以羔裘為刺覜朝反服燕居之服故詩人以狐裘為刺言其重所輕輕所重也如謂檜君好絜衣服故服祭服以朝不知息民之祭於祭為輕黃衣狐裘亦祭服之最輕者服以覜朝未足以炫盛飾也詩彼都人

士狐裘黃黃疏謂庶人得服黃狐之裘非貴服也然則檜君視朝欲侈盛服必不服庶人所服之裘明矣素衣麑裘皇疏素衣謂衣裳並用素也麑鹿子也鹿子色近白與素微相稱也謂國有凶荒君素服則羣臣從之故孔子魯臣亦服之也喪服則大鹿為裘也故檀弓曰鹿裘橫長袪是也此凶荒之服既輕故裘用鹿子鹿子文勝於大鹿也或云大蜡祭百物之神皮弁素服也故鄭玄注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注云素服衣裘皆素也弁服釋例云皇以素衣麑裘為凶荒之服非視朔之服與鄭異義蓋皮弁服有二一是白布衣素帛以為裘乃諸侯視朔之服一是衣裘皆用素帛此大蜡時送終之禮凶服也垷號號皇以素衣麑裘既名素衣則衣裘皆素與郊特牲之皮弁素服同故云凶荒之服也不知郊特牲皮弁素服謂正服也論語此節緇衣素衣黃衣皆指裘上之裼衣非指裼衣上之正服也此麑裘裼衣以素其正服仍衣白布也故鄭以為視朔之服皇氏易之非也又曰效羔羊之革疏諸侯視朔君臣用麑裘聘

禮裼降立注引論語云素衣麑裘則麑裘用之聘朔皇以麑裘為凶荒之服惟較輕於大鹿之裘故韓子五蠹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斵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然則麑裘乃最下之裘皇以為凶荒君所服之裘似亦有據竊以古今文質不同古以狐白麑裘為上故天子以朝諸侯以朔韓子之世至以麑裘為監門之服則世風之變也皇氏固不得據後世以疑周制也又曰韓詩外傳孔子曰賜爾何如對曰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閒據聘禮當云皮弁此云縞冠者皮弁色自縞冠以象其色用皮用縞有與耳縞冠素衣非吉服也卽司服所謂素端聘服用此不合禮制又攷素衣卽素積蓋素裳亦通名素衣詩庶見素衣兮襲以素衣釋素裳韓詩外傳所謂素衣其卽謂皮弁服之素裳歟黃衣狐裘弁服釋例云詩狐裘以朝襲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孔疏以為大蜡服皮弁息民服黃衣狐裘今箋云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息民大蜡同其事相次故連及之但攷狐裘黃

黃箋及緇衣注皆云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故黃衣息民之服而箋云大蜡之服則直以息民為蜡矣蓋息民雖在大蜡之後日而實統於蜡故鄭氏於息民多言蜡月令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據疏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而注通云此大蜡之祭則息民亦得名大蜡非第如狐裘以朝疏所云渾言之也論語黃衣狐裘皇疏此服謂蜡祭宗廟五祀也或祭大蜡報功象物色黃落故者黃衣黃冠也亦通以息民為蜡蓋本鄭狐裘黃黃箋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所謂大蜡之服猶云息民之服耳解此則黃衣狐裘雖得並稱大蜡之服而與大蜡之皮弁服究未嘗混也淩廷堪黃衣狐裘說曰論語鄉黨篇緇衣羔裘云云邢疏以緇衣為朝服素衣為皮弁服皆是也惟黃衣狐裘以郊特牲之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者當之為不倫詩羔羊素絲五紽正義曰若兵事既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貍裘象衣色故也然則黃衣狐裘者韋

弁服也韋弁服陳氏禮書以爲即爵弁服是也按弁服之制有三士冠禮陳冠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玄端三也玄端即朝服之異其裳者故言玄端即燕朝服也士喪禮陳襲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祿衣三也賈疏謂祿衣則玄端又連衣裳是祿衣即玄端之不殊裳者也又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一也眡朝則皮弁服二也凡甸冠弁服三也韋弁服即爵弁服也冠弁服即朝服也以論語考之緇衣羔裘朝服也素衣麑裘皮弁服也黃衣狐裘韋弁服也儀禮周禮先爵弁服後朝服者自重而遞輕也論語先朝服後爵弁服者由輕而溯重也比類而觀其義見矣論語記士之三正服不應去爵弁服而忽雜以黃衣黃冠之野夫草服黃衣狐裘之爲韋弁服詩正義已有明文而世但知宗邢疏故申之如此難者曰儀禮既有爵弁服又有韋弁服自是二服不可如陳氏說以韋弁服當爵弁服也答曰韋弁服即爵弁服但異其衣耳其弁則同當依陳說也鄭注爵弁服以爲緇衣韋弁服以爲韎布衣司服注又以爲韎韋衣是

鄭亦無定說今考禮器所謂士玄衣纁裳者指冕服而言也禮之通例弁服則衣與冠同色不當用緇又皮弁服上下同色則爵弁服亦當上下同色盖用纁衣韋弁服盖用韎韋衣其衣不同故名亦隨之而異緇之緇衣素裳為朝服緇衣玄裳為玄端其實皆一物也難者又曰纁衣非黃也何以謂之黃衣名之曰此裼衣非正服也裼衣黃取其與正服用類也周禮司服鄭注凡冕服皆玄衣纁裳賈疏云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盖取諸乾坤乾為天其色玄坤為地其色黃也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即是纁色故以纁色為名也是纁與黃相類又何疑乎金鶚求古錄曰論語三者並列其服宜相當乃緇衣羔裘大夫士以為朝服而助祭於君及自祭家廟皆服之素衣麑裘以為視朔之服而聘問鄰國及大蜡之祭與大學始教祭菜皆用之又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亦服之妖好狡壯綝蘇厰讓襟觥酬蜡族其用皆最歲又多保大禮而黃衣狐裘止有息民之祭一用而其禮又甚輕何得與緇衣素衣等服並列乎古人

之服冕爲上弁次之冠又次之冠皆用玄未有用黃冠者惟息民之祭冠與衣皆用黃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又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鄭注云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夫冠以法天故色必取乎玄黃冠乃象地而不象天與法象相悖必爲古人之所賤也此特以象草木黃落別有取義故不爲朝祭聘享諸典禮之正服其禮行於草野之中與祭者皆田野草服之人賤可知也或謂臘祭先祖五祀其祭非輕其服不賤不知月令臘先祖五祀與周異周之蜡祭饗先嗇司嗇等八神而臘蜡之餘又作息民之祭其祭不謂之臘其神非先祖五祀蓋四方百物之神也蜡之祭天子諸侯主之而息民則使有司行事蜡以皮弁服而息民則黃衣黃冠不可見其禮之輕乎以輕賤之服而與諸大禮之重服類聚必不然矣竊謂黃衣狐裘韋弁服也玄端服亦用之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韎爲赤黑色玉藻云一命緼韍鄭注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士冠禮韎韐鄭注緼

韎也兵事象火故其服上下皆赤䩉韐兵用
兵所以鬬上守土故又兼乎黃乾象大赤乾爲大赤乾爲陽
則弁用赤色亦可以法天非如黃冠之金象地也上
服亦黃色其內之裘宜用狐黃陽之宜黃衣詩羔羊
疏云兵事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象衣色故也襄四
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是也然則韋弁以黃
衣狐裘行儀禮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鄭注韋
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韎
布以爲衣而素裳是禮亦同出黃衣狐裘也凡裘與
衣但取其相近之色不必盡同玄衣用狐青裘以玄
色而兼青與青相近故也則韎衣用狐黃裘色赤
而兼黃與黃相近亦自宜矣小雅云彼都人士狐裘
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此狐
黃當爲玄端服之裘韎韠天子諸侯以玄端燕居當
爲狐青裘大夫士冠以昏笄禮服玄端當爲狐黃裘夫
討韠黜韐𦂳蓋狐以白爲上狐青次之狐黃又次
之諸侯服以玄端爲卑諸裘以狐黃爲下正自相稱
冕弁朝服之裳皆一定〔小字〕服准

玄端之裳不一故裘亦不一玄端禮服之下者裘可不必與上服相合而裼必與裘同色玄端服之狐黄裘亦裼以黄衣也詩言行歸于周必非黄衣而祭之時禮記緇衣引此詩鄭注云黄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失之矣其詩箋則云冬衣狐裘黄黄然取溫裕而已是以爲燕居之裘矣此說亦非孔疏以此狐裘爲庶人之服謂狐之黄者多故庶人得服之不知經文明指爲士小序言古者長民衣服不貳當是爵爲士者非庶人也孔爲此說者以此章臺笠緇撮是燕人之服故也然鄭箋云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衣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飾也其非庶人之服明矣末章言充耳琇實此豈庶人之所得有邪狐黄裘非燕人之裘則必爲玄端服之裘矣大夫士以深衣燕居亦當用狐黄裘惟以緇深衣之裘不裼非論語玉藻所謂黄衣狐裘也檜風云羔裘逍遙狐裘以朝鄭氏以此爲黄衣狐裘箋云諸侯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黄衣狐裘今以朝服齊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也不知此詩之意謂以朝服燕燕服朝諸侯燕居

當以狐青裘大蜡之餘黃衣黃冠而祭非必諸侯親之也孔疏謂如非狐青者天官司裘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然不則狐青乃是人功麤惡之裘揄君好潔必不服之不抑功裘對良裘而言良裘爲王之裘其裘甚美者大成者故謂之良功裘爲卿大夫之裘其裘用人功多故謂之功功裘統諸裘言之素裘亦在其中鄭注非是然以狐青與麑裘並舉麑裘爲皮弁服之裘其裘自貴豈得謂狐青麤惡邪考狐青爲爵弁服之裘裼以玄綃衣揄君好潔所以服之若狐黃裘乃裘之賤者揄君必不服之也祭則狐裘以朝非黃衣狐裘明矣又曰或曰祭特牲皮弁素服而祭皮弁服本白玉又云羔服者明非常此即司服大札大荒素服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同也其黃衣黃冠下云黃冠草服也又云羅氏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然則此黃衣不可爲狐裘上裼衣亦猶素服送終不與尋常皮弁服同而說論語者非矣玉藻言君衣狐白裘非盡狐白也下云錦衣狐裘是矣檀弓晏子一狐裘三十年

左傳臧之狐裘幽風取彼狐狸爲公子裘皆是矣豈必息民用之下云狐貉之厚以居則爲私居之裘審矣下言其用此辨其裼以類從耳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則狐裘有文飾宜有裼矣以其私居褻裘故序二者在下而下文即云褻裘之制

褻裘長短右袂

釋文袂面世反

箋鄉黨圖考曰褻裘卽狐貉之裘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注謂庶人無文飾然則犬羊是庶人之裘宜非若子所服也唯宜狐貉而已禮服之狐裘欲其文其毛當與褻服之狐裘異褻裘長則禮服之裘宜短以行禮時有升降上下長則不便於行禮也褻裘之外當服深衣深衣卽所以襲裘者犬羊之裘不裼則褻裘亦不裼也論語釋故曰褻裘之外服深衣又禮記袍必有表襌衣所以表袍者既以表袍則亦得以襲深衣又云表裘不入公門則褻裘亦必有表之者褻裘長說文引作袷衣長維城条下衣狐貉之厚以居鄭注謂在家以接賓客王肅以褻服爲私居之服狐貉服於私居卽褻裘江說是也第既記長又記厚鄉黨何獨

許於褻裘邪許君所倘爲古文論語此褻裘當从古
文作紲裘與下褻衣爲一類說文紲下無釋義疑古
通用褻禮記檀弓注褻衣非上服足利本上作正見
山井鼎七經攷文論語後錄曰紲衣者裨詩與子同
澤箋云澤褻衣近汙垢是作之用六尺裁足蔽胸背
或謂之鄭袒或曰著袒亦以結爲褻惟段氏據玉篇
廣韻補注云衣堅也謂衣緊者今蘇州人所謂[illegible]者
許引論語紲衣長乃同音假借不以爲古文論語恐
井袂說文云袖也短右袂者[illegible]敘云凡衣之制袂皆
二尺二寸而屬幅與身正方又加緣寸半爲二尺三
寸深衣曰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謂肘以前反詘之
得尺二寸玉藻曰長中繼揜尺謂長衣中衣又繼深
衣之袂揜一尺此袂之定制也短衣袂者蓋無反詘之尺二寸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釋文長直亮反

注 **鄭曰今小臥被**春官玉府疏 **箋** 說文被寢衣也長一
身有半許鄭義同潛研堂答問曰被以掩身故取其
長論語稽求篇曰寢衣即被詳無寢衣而曰必有何

也曰必有寢衣之長一身而又半者寢衣所同長身而過半則子所獨也此猶上文褻裘長短右袂褻裘所同褻裘而短其右袂則子所獨也短袂適用長被適體一短一長皆屬異事故兩節連記之又曰衣者晝之被被者夜之衣也惟晝被專稱衣故夜之所衣必加寢字以別之求古錄曰此當在必表而出之之下皆當暑之事也常人當暑寢多不用被非謂疾之道惟君子必有寢衣其長一身有半說文云衾大被則寢衣當爲小被小星傳云抱衾與裯毛傳云裯襌被也裯爲襌被則衾爲復被可知衾襌而小者曰被曰寢衣其復而大者曰衾熱觀如遍檢惟爲當暑所明故不言衾而言寢衣也若非害當暑之事則被者人人所行也而曰君子必行之不可通矣鄉黨一篇敘事皆行次於各從其類而不紊今於褻裘長狐貉之厚中閒忽插入寢衣殊爲不倫若移此二句於當暑三句下則絺綌寢衣皆爲當暑所用既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皆爲私居之服厚與長義又相承各得其序而不亂矣說亦可通

狐貉之厚以

居注鄭曰在家以接賓客也集解○釋文狐貉戶各反箋說文貉作豞下引此文詩豳風正義禮無貉裘之文惟孔子服狐貉之居裘以居明貉裘賤故也[illegible][illegible]鳳氏韶經說曰論語居吾語女孝經坐吾語女孟子坐吾明語子居坐丘出則居字有坐義閻氏據此及小戎詩文因謂狐貉之厚以居居爲坐務良是余贊其說曰居必遷坐之居亦坐也遷坐之坐乃坐之處耳寢不尸居不容以玉藻居恆當戶寢恆東首例之居亦謂坐檀弓當戶而坐當戶爲對戶謂坐室中東北隅而對西南之戶與居恆當戶同義維城案焦循易林泰之井曰狐貉載剝徙溫厚蓐似卽用此而以蓐代居左文七年傳秣馬蓐食漢書韓信傳張晏注未起而牀蓐中食則蓐卽褥也是漢儒已有此義去喪無所不佩釋文去喪起呂反不佩字或从玉旁非箋禮記玉藻曰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閒傳曰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注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采纓也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佩說文大帶

佩也从人从凡从巾徐鉉曰俗作珮非玉藻曰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注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疏孔子以象牙爲環廣五寸以綦組爲綬也所以然者失魯司寇故謙不復佩德佩及事佩示已無德事也鄉黨圖考曰言去喪無所不佩則觿玦之玉觿燧之屬皆佩之矣佩象環在去魯之後或當如疏說

非帷裳必殺之注鄭曰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帷裳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要者也疏皇王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集解○釋文非帷位悲反必殺色界反注同

疏禮記深衣曰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注裳六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疏謂深衣裳六幅交解爲十二幅羣經補義曰疏說誤玉藻云衽當旁是當裳之兩旁者名爲衽故鄭注云衽爲裳幅所交裂也明非衽則不交裂是用布六幅以四幅正

裁爲八幅當裳之前後以二幅斜裁爲四幅寛頭向
下狹頭向上謂之衽當裳之前後兩旁左邊縫之以
合前後右邊則別有鉤邊一幅以掩裳際也若帷裳
之衽屬於衣垂而放之者也非帷裳必殺之以當時
深衣裳有用辟積不用斜裁者夫子必用斜裁爲衽
不用辟積也論語釋故曰爵弁服朝服玄端皆殊衣
裳其裳前三幅後四幅幅廣二尺二寸每側一寸以
爲縫則下齊一丈四尺其要中爲襞積無數使其長
得下齊之半此帷裳之制也其非帷裳則連衣裳爲
之其幅十有二前後各六中四幅各廣九寸兩旁爲
衽使上銳而下廣一尺八寸合十二幅下齊一丈四
尺四寸而要中七尺二寸縷紉之上屬故深衣曰要縫
半下玉藻曰深衣四袪縫齊倍要也殺者殺其當旁
之衽非幅幅殺之非帷裳之衣深衣一也大夫士夕
時所著之衣中衣卽裼衣二也緇衣素衣之屬祿衣
三也黑色而赤緣所以表袍又在喪服則長如深衣
而純以素其外則袍繭袷
褶絺綌皆加深衣之制

羔裘玄冠不以弔〔注〕鄭曰

玄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　穀梁僖三年傳疏

箋　弁服釋例曰檀弓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不云朝服而云羔裘玄冠者明有不羔裘玄冠者喪大記服男女改注曰為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蓋自士以上羔裘玄冠者也庶人則深衣者也其羔裘玄冠者則易以深衣既夕禮注於是始去冠而笄纚服深衣是也其本服深衣者則不易經文於羔裘玄冠下加一者字特以別於深衣之不易爾又曰玄冠繒冠也後漢書委貌以早繒為之最合古制士冠禮及郊特牲皆言緇布冠既冠而倣之則知士常冠不用緇布矣玉藻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廣雅縞細繒也縞冠玄武冠用白繒則武用黑繒明矣玄冠縞武武用白繒則冠用黑繒明矣以冠武不異質也又曰弔服凡四變始死及小斂以前朝服玄冠裼裘小斂則改襲裘而絰帶其謂具見檀弓至大斂以後變朝服爲皮弁服變玄冠為弁絰或皮弁若成服以後則變皮弁服爲裘麻矣士喪禮注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

成服之後往則錫衰是也（孔疏引熊氏說最爲確鑿）司服凡弔事弁絰服雜記凡弁絰其衰侈袂注弁絰服者弔服也均據大斂以後言之也論語羔裘玄冠不以弔亦據大斂以後言之也其實小斂以前則不弁絰而玄冠朝服賈喪服記疏天子常弁絰諸侯卿大夫當事大斂小斂及殯時乃弁絰并以弁絰爲小斂時弔服誤矣喪大記君大夫士小斂之節云弔者襲裘加武注云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絰矣又云武吉冠之卷也吉冠玄冠此弔者統舉大夫士當小斂而玄冠朝服通大夫士一也賈喪服記疏謂諸侯卿大夫小斂弁絰既與喪大記經注不合又檀弓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所謂襲裘襲朝服之裘也所謂絰加絰於玄冠也非弁絰也似（經加素爵[illegible]弁絰）如喪服記疏謂小斂已當弁絰則子游於小斂時玄冠加絰不弁絰即爲非禮曾子又安得云夫夫是也舉此二條可證賈疏之誤禮箋曰弔服錫衰緦衰疑衰皆有絰帶弔者加絰與衰戚視主人爲節未小斂吉服而往天子爵

弁服諸侯卿大夫皮弁服士玄冠朝服既小斂天子
爵弁加經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經謂之弁經士則易
玄冠爲素委貌冠加經焉凡弁經各以其等爲之弁
師掌其禁令雜記曰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謂此
鄭釋服註識小主人既成服則弔者亦服衰而往天
子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諸
侯卿大夫弔服錫衰士弔服疑衰其尊卑之差也雜
記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明聞喪哭
者疏謂成服之後與與殯同服檀弓天子之哭諸侯
也爵弁經材衣是天子與殯亦爵弁加經所謂王之
弁經弁而加環經者也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
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喪服小記諸
侯弔必皮弁錫衰凡弔衰末有不經者被
誼故錫衰緦衰疑衰名爲弁經服記言必弁經錫衰
兼樂內外之辭然則諸侯卿大夫弔服亦
皮弁加經明矣當事謂當斂殯之事時主人未成服
弔者亦不錫衰故曰當事則弁經天子諸侯卿大夫
弁經異等加此士禮異者於小斂改服素委貌喪大

記主人即位襲絰帶施乃奠記者襲衣加武帶絰施主人拾踊言加武者明其改冠禮家舊說上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小斂後弔服也又曰布上素鄭君謂即疑衰此既殯弔服也是謂羔裘玄冠不以弔矣賤注謂士之弁絰皮弁之則如卿大夫弁也禮文散逸學者推士禮致于天子謂大夫以上弔服皆素弁失其傳矣諸侯爲卿大大夫及卿大夫相爲服皆既葬除之諸侯卿大夫士及上之相爲也往則服之出則否大夫士有朋友之恩者則亦既葬乃除其冠衰絰帶皆如弔服喪服記曰朋友麻若其羣居則絰而已婦帶[illegible]鄭君釋檀弓爵弁絰紂衣云麻不加於采絰爲衍字榜謂雜記麻不加於采釋上麻者不紳執玉不麻之義大帶與執玉纚緇皆有五采三采二采之等既小斂以要絰易大帶爲麻者不紳聘禮遭喪主人長衣練冠受玉爲執玉不麻其義皆爲麻不加於采與爵弁加絰異義爵弁爲大夫士祭服天子以爲弔服蓋尊卑異禮檀弓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以士冠禮記周弁殷冔夏收證之則弁

經葛者亦爵弁加經可互明矣

吉月必朝服而朝注鄭曰朝服皮弁

服留于問荅禮學卮言曰侯國所稱朝服者皆冠弁

服正義服也注据玉藻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

視朝謂吉月之朝服必當皮弁耳然觀儀禮禮記皮

弁與朝服截然異名不相假借況皮弁為天子之朝

服辨名之際尤所宜謹廣森謂此朝服仍是委貌緇

衣皮弁素積也蓋舊既不告朔於大廟則朔朝與

常朝無異君既不服皮弁聖人雖欲存禮豈能獨異

亦僅較之意也雖然自季康子以來朝服以縞矣夫

子之必朝服必十五升緇布衣也又拜下之意也他

日先聖之行吉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吾晉入月朔

亦朔服之非也注是篆鄭又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

焉言閒求能後[illegible]之道則已亦不敢充其服以

相隨而冠弁也[illegible]朔服[illegible]之[illegible]則從[illegible]推[illegible]文以

辭此經乃知必朝服之語記者具有深意[illegible]

[illegible]論語駢枝曰吉

[illegible]

月必朝服而朔說者以為孔子事非也鄉黨記禮之

書也吉月必朝服而朝禮也孔子迹之而七十子之
徒記之也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
日視朝於內朝聽朔亦謂之視朔視朔亦謂之聽朔
雖有在朝在廟之異其為君臣相見聽治國政則同
旣視朔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而朝
明不以一廢一也朝正者一年之禮也視朔者一月
之禮也視朝者一日之禮也不以月廢日不以大禮
廢小禮也玉藻記孔子之言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
服之是其義也曰卒朔然後朝不已晏乎曰周以夜
半為朔其時早矣卒朔而朝無妨也其曰朝服而朝
何也曰告朔則朝于廟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于
廟是也但言朝則未知朝于廟朝于內朝與故以其
服別之也朝服對皮弁而言之也經義述聞曰吉月
當為告月之誤緇衣引尹吉曰鄭注吉當為告案告
字从牛隸書牛字或作十故告字或作吉與吉相似
而誤吉月與齊對舉皆古禮也春秋文公六年閏月
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何
注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大祖廟每

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蓋魯君告月之日皮弁而朝于廟又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羣臣亦如其服也注當云告月月朔以告廟也乃得經義孔注曰吉月月朔也則所據本已誤作吉古無稱朔日爲吉月者士冠禮曰令月吉日又曰吉月令辰吉月與令月同義令吉皆善也吉月乃月之善者非謂朔日也知吉月之非朔日則知論語吉月之譌矣

齊必有明衣布釋文齋必本或作齊側皆反下同

箋御覽五百三十二引魯注云明衣親身衣所以自潔清進以布爲之論語釋故曰上喪禮記曰明衣裳用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縓綼裼緇純此襲尸之明衣生人之明衣當同制江慎修云他衣在內者不殊裳亦無緣而明衣親身衣裳殊上下皆有緣意者特爲齊制之歟論語竢質曰明衣所爲齊者之遐衣曰明者神明之也祭義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蓋於是設明衣以象其

神則思尤專壹而見尤親切矣布葢十五升之布也因上文標記衣服之制而坿記此維城案禮記中庸云設其裳衣鄭注裳衣先祖之遺衣服也中庸雖言武王周公之達孝諸侯大夫士當亦同之故注以明衣為所為齊者之遺衣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釋文遷坐如字范甯才臥反

箋

齊必變食者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齊日三舉注王日一舉以朝食也鄭司農云齊必變食論語後錄曰古者一日之中三時食朝日中夕也日一舉者謂朝也殺牲盛饌日舉朝舉則日中及夕餕其餘矣唯齊日三舉改常饌更而新之齊者絜清之義也所謂變食論語釋故曰國語曰大夫舉以特牲士食魚炙然則夫子之變食或特牲而不餕餘焉論語族質曰自此以下至不多食皆記齊時之飲食也居必遷坐者儀禮既夕禮注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賈疏引此文為證論語釋故曰祭義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內者內寢外者外寢檀弓曰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此齊之所居也凡居於室尊者恆居奧為人

子者居不主奧不敢當尊也遷坐者蓋不居奧如侍親也餘不詳前狐貉之厚以居條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釋文食不音嗣厭精於豔反注及下同膾古外反又作鱠

箋

精說文云擇也詩彼疏斯粺箋云疏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糳八侍御七疏云九章粟米法云粟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糳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以下米精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說文謂糲米一斛舂九斗曰糳舂八斗曰毇與此異釋名云糳糲米一斛舂米八斗精米也與箋說合維城粢精者對糳而言糲米為糳則自糲以上皆得謂之精詩傳謂彼宜食疏介反食精粺是其證食不厭精蓋賤事糳及傳御矣膾說文云細切肉也禮少儀曰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論語釋故曰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膾為脾雞兔為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醢以柔之注云聶之言膘也先藿菜切之後報切之此軒脾雞宛脾皆菹類也其作之狀以醢與韮菜淹之殺肉及胜氣也內則大夫

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夫子爲大夫是不必定食膾但食膾則以細爲美耳厭說文作猒云飽也論語竢質曰齊時食必有月食雖精食雖細不因精細而猒足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

敗不食

釋文饐於冀反字林云飯傷熱溼也央莅央爇二反而餲烏遁反一音遏字林乙例反魚餒奴罪反說文云魚敗曰餧本乂作餒字書同

箋

饐說文云飯傷溼也饐飯傷熱也釋文引字林飯傷熱溼也兼溼言之讀書證疑曰饐从壹壹从吉得聲釋名吉貫也飯傷溼則貫矣故飯窒从餲食不下作噎說文飽饐魚亦傷溼之名釋文引葛洪云饐餕臭[illegible]爛雅論語後錄云貫山至言作餲古今字餲爾雅釋文於介反一音於葛反食敗也而經傳考證云與若同猶與也饐餲魚內皆對舉之詞餒說文作餒云飢也从食委聲一曰魚敗曰餒禮記內則魚曰作之正義引皇侃云作謂据動之視其鮮餒餒者不食郭璞爾雅注餒內爛形疏据公羊傳十九年傳粱亡魚爛而亡也何注魚爛從內發以內爲內之誤是也論

語後錄曰人饑曰餒內饑也故魚爛亦稱餒敗郭璞爾雅注云臭壞說文殠敗也故得互訓

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釋文失飪而甚反

正義色惡臭惡邢疏謂飯食及肉顏色香臭變惡者維城案葛洪以饐爲餲臭郭璞以敗爲臭壞鮑魚之肆之臭亦餒之類是上文已言臭惡而色惡未及卵臭惡亦不止此記者故又統言色惡臭惡也鄉黨圖考謂米之紅朽國語所謂赤米詩魴魚赬尾魚勞則尾赤爲色惡周禮內饔辨腥臊膻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注庮朽木臭也螻螻蛄臭也內則注庮惡臭也貍作鬱腐臭也爲臭惡是也論語後錄曰色惡謂如鳥皫色臭惡亦梟腐瘕爲說而云蜀人作羊腊以臭爲美鄙遠之俗則然然非至道昨爤鮓視呂是二者皆不可食故夫子不食也飪說文云大熟也爾雅釋器搏者謂之爤米者謂之糪邢疏引論語此文釋文引李巡云爤飯淖糜相著也郭注欒飯中有

腥郝氏義疏曰爛郭音𤎩非郭音義當作爛孟子云糜爛今語云爛熟皆是呂氏春秋本味篇云熟而不爛高誘注爛失飪也胹當作胜而讀若生亦通作生故玉篇云𦞦謂半生也生即胜字之省說文胜不熟也爛傷於熟𦞦傷於生皆爲失飪鄉黨圖考曰爾雅惟言飯之失飪肉物亦有之肉之過熟亦爲糜爛半熟半腥者謂之爛祭禮腥渫上古爛法中古熟之爲脍進後世之食若生人之食不可不熟也論語後錄曰易鼎卦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九家說木火互有乾兌乾金兌澤澤者水也爨以木火是鼎鑊亨飪之象案鼎上从目下从鼎古文象析木以炊卦从上离下巽巽木也离火也离火爲目亨飪者用火燒木鼎在其上所以取互乾兌者鼎金器水在中四行相適謂之飪飪之言熟也徐揚闕語失之者或過或不及是謂偏勝[illegible]秩飪之迦謂過偏勝者聖人不食之

不時不食【注】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一日之中三時食集解無下句儀禮

既夕記疏○釋文朝夕如字

【箋】論語偶記曰左傳卜楚丘云食日爲二是一日之中食有常時也閻没女寛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謂不及待夕之時而食也禮內則云孺子食無時則成人以上食必有時也詩蝃蝀傳云從旦至食時爲終朝孟子云朝不食夕不食准南子陑於曾泉是謂蚤食次於桑野是謂晏食並是食時之證又日鄭以朝夕日中爲三時亦大略言之其食貴賤有則天子食則四時諸侯三時大夫以下惟朝夕二時四時者白虎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三時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注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則特牲三俎在朝時日中又餕之二時者內則云由命士以上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又云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是也論語稽求篇謂食時爲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類又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類又如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

鮮羽膳膏羶又如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類思更即其說而益以獸人冬獻狼夏獻麋鼈人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亦是食之時者仲尼燕居篇味得其時鄭注蓋云四時有所名及獻所宜也反是其即不時之食敗漢書召信臣傳云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供奉論語後錄曰此說較鄭爲長後漢鄧皇后紀詔曰傳曰非其時不食蓋用召義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注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集解

箋割爾雅釋言云裂也邢疏謂以刀裂之也割不正者儀禮少牢饋食禮云牢心舌載于肵俎舌皆切本末注凡割本末食必正也疏云鄉黨孔子云割不正不食故割本末爲食禮經釋例曰論語邢疏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臑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其說甚明即如鄉飲酒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肩尊臂卑是正數也若賓俎用臂主人俎用肩則尊卑倒置即爲割不正矣少牢肵俎所云切本末者是切非割且祭祀之禮非飲食之禮賈

氏引鄉黨爲正蓋失之鄉黨圖考謂此記常時之割論語族質以爲齊時二說不同醬周禮膳夫注謂醢醢也禮記內則云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濡鼈醢醬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膞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羣經補義曰有烹調時之醬有配食之醬此謂配食之醬如醯醢之類不得其醬如當用醯而設醢當用醢而設醯或醯醢皆不設此家人之小過聖人以不食者敎之焉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

釋文食氣如字說文作旣云小食也無量音亮沽酒音姑買也薑論語古義云氣本氣說文引作旣者古餼字餼又與旣通禮中庸云旣廩稱事鄭注旣讀爲餼是旣與氣同餼旣聘雜識則錢坫論語後錄亦云古旣氣字同氣即求氣諸矦之氣若氣肰有聲之氣則直气字不从米也又旣亦同嘰司馬相如大人之賦嘰瓊華徐廣嘰音祈小食嘰既聲同也小食即小飯韋昭注漢書呂紀以餐爲小食韓信傳如淳注亦

謂小飯此可互詳古者禮食先食肉而後謂食胾及肴及肩也不使勝食既是食肉之節歟說文解字氣或作餼又作槩既即槩之省幾既字通者易月幾望荀爽本幾作既既與餼通因之幾與既通實羣經義證曰呂氏春秋重己篇味眾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輓高氏注悗讀曰懣不勝食氣為懣病也惟酒無量者論語後錄云古言酒皆以量名故鄭氏注禮言酒受三升四升又史記滑稽髡曰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升斗石皆量也故曰惟酒無量不及亂猶前篇云不爲酒困也沽酒說文沽水出漁陽塞外東入海酤一宿酒也一曰買酒也則沽當爲酤之借字詩伐木傳酤一宿酒漢書食貨志云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即說文兩義所本此與下市脯對文當從後一訓又周禮司兵注功沽上下疏沽謂麤惡者為下等也喪服傳注沽功麤功也則作沽字亦可通但與市脯意不甚對耳市說文云買賣所之也脯乾肉也不撤薑食說文無撤字當作徹■■云去也薑說文作薑云禦溼之菜也論語竢質曰薑食食物中有薑者薑與葱蒜

韭薤皆用以調和食物殺肉之腥臭者齊忌葷菜蔥蒜韭薤皆葷食物中有之必撤之矣薑辛而不葷故不撤不多食撲質謂齊時食必日道故不多陶岦景本草注曰介人嗽辛薪物惟此最常故論語云每食不撤薑可常食但不可多耳惜抱軒經說曰古者有皮食之閣大子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于房中五大夫于閣三士于坫一大夫七十而有閣則未知孔子之巳有閣與其坫也禮凡食畢鼎食則徹于造脯醢葷菜則不徹皮以備時食所以優尊者臁誠懺䉼爛䪥禮夜待坐于君子君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故不徹葷者禮也薑亦葷也孔子以曰曰葱韱之類氣皆濁不者薑之清則所皮薑而已雖常皮而以辛善散氣故不多食以衛生也備者或讀不多食與上文不屬則說并發聖人不恢於食尚何待記而後明乎四書釋地曰不撤薑食不多食正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側通韋不食俱專指一物何獨已而忽泛及耶

祭於公不宿肉〔注〕周生曰助祭於公所得牲體歸則

以班賜不留神惠也【集解】【集箋】祭於公者八佾篇云子入大廟每事問孟子告子篇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史記孔子世家亦云郊不致燔俎於大夫孔子遂行王肅曰燔祭肉也禮記祭統曰成王康王尊魯故賜之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據此知內祭外祭大丁皆嘗胙之外祭致膰肉內祭亦致燔肉故有祭於公之肉也少儀曰爲人祭曰致福爲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〻曰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犆豕則以豕左肩五箇是也宿左莊三年傳一宿曰宿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

【注】鄭曰自其家祭肉也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也【集解】【集箋】家祭亦有內外禮記祭法云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又曰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夫子初爲

士後爲大夫內祭則有事當三廟二廟之肉外祭則有祭三祀二祀之肉皆祭肉也

食不語寢不言

【箋】詩公劉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說文同陳鱣疏直言言者徒言之而已不待辨論也論難者理有難明必辨論之不已也周禮□□注發端曰言答述曰語寢正篇作禮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注　鄭曰魯讀瓜爲必今從古

釋文疏食音嗣又如字瓜祭古作反釋讀六云

【箋】禮記雜記云孔子曰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蔬謂其薄也羹說文作鬻云五味盃羹也或作鬻鬻小篆作羹菜艸之可食者內則有雜羹脯羹雜羹大羹兔羹鶉羹菜羹亦其今湖者瓜說文云瓜也上藻六瓜祭上環食中桑所操鄭注上賈頭得也孔疏瓜祭上環者食瓜亦祭先也上環是壺朋下環足脫華處云魯讀瓜爲必者拜縊識小云必字从八弋篆文作則與瓜相遊陌識縋城紊丕羊與二十九年傳飲食必祝注論衡祭意篇並引作瓜何休隨伶文充

書所引亦多今文魯論爲今文亦作瓜不作必則知魯論直讀瓜爲必非訛字也鄭所以不從者以下文又有必字故從古讀如字也陳鱣曰玉藻正義云食瓜必祭先是古有此禮惟聖人必齊如耳故祭不言必而齊如言必也齊論衡引作齋

席不正不坐箋

史記孔子世家引此在割不正不食下墨子非儒篇哀公迎孔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新序節士篇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說文解字同韓詩外傳九孟子母曰吾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四書考異據此謂上雖記飲食之節而如寢不言卽以食不語連及此句據五書俱與割不正相儼今所兩處致此何孤出於上下文莫得其類疑錯簡也席不正不坐者禮記曲禮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注布席無常此其順之也上謂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右陰則上右又曰右非飲食之容則有席席陽函丈又曰處坐盡後食坐盡前論語釋故曰席不正爲失其面鄉或錯上下及食坐而不盡前講席而不函丈皆是又

曰其將坐而正者所以爲禮曲禮主人既迎賓則請入爲席賓既升堂主人則又跪正席是則席而不正卽非禮故夫子不坐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禮記鄉飲酒義正義曰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儀禮鄉飲酒禮疏略同論語偶記云此鄉人飲酒謂黨正蜡祭飲酒也所以知然者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長周官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黨正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此鄉人飲酒爲黨正蜡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無關養老其賓賢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是年少者爲之不得有杖者也禮六十杖於

鄉夫子與鄉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爲立侍之說
賓可知所謂仲尼與于蜡賓也黨中飲酒亦稱鄉者
黨鄉之細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飲同得
爲鄉飲酒康成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又有別
解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是也
蜡祭飲酒初雕正齒位及其禮未皆以醉爲度雜記
云子貢觀于蜡日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既醉而出之
時不復有先後之次此夫子杖者出斯出矣所以爲
異於人舉經室集據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尊于房
戶之朔鄭注鄉人鄉大夫也謂此鄉人飲酒即儀禮
之三年大比主賓賢能說與方說不同禮學尼言云
子位至大大於鄉飲酒當爲僎者儀禮記曰大夫後
出主人送於門外鄭君以爲不于其賓主之禮然則
僎者唯後賓耳賓出斯出矣子特於鄉尙齒教故故
復俟鄉人之杖者出然後出也三說皆可從讀書證
疑曰說文饗鄉人飲酒也从食从鄉鄉亦聲疑解中
鄉字當讀上聲即饗字饗鄉字通漢書文帝紀專饗
獨美其福注饗亦作鄉鄭注儀禮少牢饋食饗辭云

饗勸强之也則鄉人者謂勸强人飲酒也此鄉人或亦當讀作饗饗人之禮有鄉飲酒無鄉人飲酒論者以族師祭酺飲酒當之正泥於下文鄉人儺一例故別施議論耳此當與上文飲食一例鄉黨圖考謂此所記爲鄉人有時會聚飲酒釋故本之謂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主人送于門外再拜則賓出而皆出無容先後此云夫子杖者出斯出矣則他人有不出者故知非禮飲禮器周禮其猶醵與注合錢飲酒爲醵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醵周禮族師注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疏引醵爲說亦醵之類又詩瓠葉箋云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義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乃依士禮立賓主獻醻此鄉人飲酒之屬二說於四事外別立一義雖非正解亦自可通

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注鄭曰儺讀爲獻今從古釋文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

鬼禮記月令正義○釋文人儺戶多反魯讀云箋儺
云於阼才故反本或作於阼階逐疫音役續
漢書禮儀志注引譙別注御之也以帶矢射之周禮
古夢方相氏禮記月令並作難古夢注難謂執兵以
有難御也說文儺行行節也从人難聲非此義禮記
郊特牲云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有室神也注禓
強鬼也謂時難索室毆疫逐強鬼也禓或為獻或為
儺存室神之依人也正義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
以依神論語後錄曰郊特牲鄉人禓注蓋合古今文
論語古者儺與獻聲同儺亦作難同禮古夢注古書
難或為儺杜子春讀難問之難其字當為儺是也讀
儺同那又因讀獻為莎獻可為莎則儺可為獻矣是
古儺獻同字陳鱣據郊特牲汁獻況於戲酒近獻讀
當為若齊人語聲之誤也謂牾論獻為儺字聲近之
誤故鄭從古作儺足也弁服釋例曰匡謬正俗云鄉
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階鄭注云云徐仙民音禓為
儺今讀遂不可言禓亦失之也攷郊特牲注既云禓
強鬼也則禓自為強鬼之名論語鄉人儺注云毆逐

疫鬼卽月令所謂難陰氣也則儺自爲攘祭之名郊
特牲言郷人禓言於儺時歐逐疫鬼又兼歐逐禓鬼
故卽以禓名祭也說文禓道上祭也攷急就篇謁禓
塞禱鬼神寵顏師古注禓道上之祭也王伯厚補注
一曰道神周禮注衍祭義之道中加今祭殤司巫注
就巫下禓祭傷郊特牲郷人禓注禓逐鬼擬伯厚此
注則郊特牲注所云禓強鬼與說文所云道上祭同
蓋歐遂強鬼而祭之於道上也九歌國殤王逸注謂
死於國事者又引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殤與
禓通鬼無主則爲厲故曰強鬼國殤之辭曰帶長劍
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蓋言其厲也郷人服此
強鬼凶厲之氣隨感而發恐其震驚先祖而朝服臨
廟固其宜也郷薰之儺主於儺陰氣張平子東京賦
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引續漢皆曰儺持
火炬送疫出端門外驅騎傳炬出宮五營騎士傳火
棄洛水中云出端門棄洛水則亦儺之於道上矣與
郊特牲之禓名義雖殊而歐強鬼與歐疫鬼則一也
郊特牲但云存室神不云於寢於廟孔論語注則云

立於廟之阼階蓋廟有寢室先祖之神在寢室中故云存室神也室神猶云廟神也士人廟玄端大夫人廟朝服孔子為少司寇故得以大夫之服人廟也故匡考古餘曰此即月令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也凡難有三季春國難畢春氣諸疾以下不得難仲秋天子難達秋氣天于以下不得難惟季冬雖貴賤皆得為故謂之大周禮序首方相氏祇曰狂夫四人不名其職要亦背徒之屬其日命有司者大難逝于天下必有董其事者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此難亦其一事如令時出土牛各郡太守必盛儀以隨其後謂之押春可見特古禮以大難出土牛為一令今禮以出土牛迎春于東郊為一令徵有不同郊特牲字或从禓文異義同謂之存室神者方相氏索室毆疫比戶為之至孔子家則孔子行朝服立阼階之禮故謂之存室神皇疏以為季春之難失之維城案續漢書禮儀志云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注漢舊儀日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虎一居若水是為罔兩

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庚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太陰恐為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曰所以逐衰而迎新蓋惟季冬為大儺故後世惟季冬行之而季春仲秋皆不儺任氏鍾氏說是也作說文云主階也據釋文陸本作下無階字經義雜記曰郊特牲孔子朝服立於阼知禮記文與古本論語同則或本有階字者非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箋

皇疏問聘問也他邦謂鄰國之君也羣經義證曰以物將誠曰問皇疏義曲又明言人亦非邦君之謂邢疏引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為說蔽庋考古錄曰詩雜佩以問之曲禮所云苞苴盛魚肉簞笥盛飯食二者祇可施之同國若珩璜琚瑀及弓劍之屬皆可遠及故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書使問弦多以琴又二十六年衛出公使以弓問子貢一由齊至晉一由衛至晉問人於他邦蒞指此紀城桊周禮庖人之腒鱐腊人之乾内皆可及遠又左傳哀二十年吳王與楚隆一簞珠

則苞苴餽問亦有可通問他邦者但不得以曲禮所言概之耳再拜段玉裁經韵樓集釋拜云凡禮經言拜不言再者皆謂一拜也注卽引下文爲證下文康子饋藥拜而受之則一拜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釋文饋藥其愧反拜而受之一本或無而之二字【箋】說文饋餉也藥治病艸嘗口味之也周禮醫師聚毒藥以共醫事鄭注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恆多毒疏謂藥中有毒者謂巴豆狼牙之類是也藥中有無毒者謂人參芎藭之類是也維城案藥得其當則毒者亦能療病不得其當則不毒者亦能害人此非深於醫理達於藥性者不能知故夫子云丘未達此不敢嘗也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鄭曰重人賤畜也退朝者自魯之朝來歸也集解○釋文廄久又反夫子家廄也王弼曰公廄也焚扶云反曰傷人乎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賤畜許又反【箋】說文廄馬舍也从广𣪘聲李浩

刊誤曰馬廄字皆書廐字廄字从殳既字从旡經史中無此廐字殳者戈戟之屬馬亦武事故曰廄庫若从旡即失武事之意家廄公廄鄭王之說不同禮記雜記云廄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注言拜之者為其來弔已正義曰廄焚孔子馬廄被火焚也經義雜記曰論語云子退朝禮記云鄉人為火來者則明是夫子家廄矣故鄭云自君之朝來歸鹽鐵論刑德章云魯廄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此與鄭義不合而為王弼所本又家語曲禮子貢問云孔子為大司寇國廄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祭此乃王肅據鹽鐵論竊改禮記以與鄭氏相難者以為國廄何獨孔子之鄉人來弔豈諸大夫之鄉人獨無來弔者乎抑雖有來弔者而孔子不拜之或諸大夫各自拜其鄉人乎論語偶記曰詩云自公退食禮云朝延曰退則退朝明是退至於家眾廚公廄出朝時便可致問且公廄

被焚去朝不遠宜從救火何待朝罷委蛇而出且路馬亦非可輕記者安得大書曰不問王說非是錢陳鱣並從鄭說經讀考異曰楊雄太僕箴廄焚問人仲尼深醜箴言問人爲醜則不徒問人矣漢時近古授讀必有所自是不字宜作一不讀問馬又作一讀依文推義尤於聖人仁民愛物義得兩諧从古則讀爲正是從釋文後一讀蓋讀不爲否也李氏刊誤則謂先問人後問馬此乃人之常情何足紀述本以不問馬推問人弟子慕聖人推心足以垂範且傷人乎即是問之之辭四書考異亦據鹽鐵論問人不問馬謂漢人亦但以不字下屬未嘗作否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注〕鄭曰魯讀生爲牲今從古 釋文賜腥音星說文字林並作胜云不熟也賜生魯讀云云〔箋〕說文腥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非此義不熟之胜作胜論語後錄曰胜與腥通胜本雞犬膏借書腥字[illegible]

𦚏腥本星見食豕借以為胜故經凡胜皆作腥維城
案胜說文云从肉生聲月即肉也是合生肉二字為
文不熟之義顯然自經典借腥為胜後世遂不知腥
為借字其說甚矣熟說文作孰云食飪也薦爾雅釋
詁云進也邢疏薦者進獻也月令曰先薦寢廟蓋薦
諸祖考也畜詩我行其野傳云養也論語釋故曰天
官內饔凡王之好賜肉則饔人共之此賜食謂好賜
也賜脟賜生皆不見于經又聘禮致殽飪一牢腥一
年歸饔饋飪一牢腥二牢饋二牢飪熟肉饋牛牲也
記曰賜饔惟羹飪筵一尸加饋食之禮假器于大夫
肦肉及廋車注云腥饋不祭與此異蓋彼為大禮三
者一時俱致則薦飪此尋常小賜禮熟食非牢故不
祭腥或牲故祭不同也禮經釋例亦主聘禮言之云
君賜食即禮所謂飪也君賜腥即禮所謂腥也君賜
生即禮所謂餼也維城案聘禮注牲殺曰饔生曰餼
又饔注云謂飪與腥則無論已亨未亨凡已殺者統
謂之饔矣是記所謂賜饔實統鄉黨之賜食賜腥而
注以羹飪為飪一牢又云腥餼不祭餼為生牲則不

祭或如夫子之必齊未可知而祭餁不祭腥則正與此文相反疑奠餁指腥者言熟之餁之熱而後為也士介不祭以初行不釋幣于禰非謂無餁也方與此文相合釋例意當如此否則淩氏深於禮經豈其忘卻聘禮記賜饔一節鄭義與此文相反乎當不然矣牲說文云牛完全足牲之本義為牛完全而君賜不必為牛故鄭從古作生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為君嘗食然也集解○釋文先飯扶晚反注同若為嘗食然一本作若為君嘗食然為于偽反

箋儀禮士相見禮曰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偏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注君祭先飯食其祭食臣先飯示為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禮記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注雖見賓客之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飲而俟之君食而後食也君將食臣先嘗之忠孝也二義相成鄉黨圖考云此侍食於君是君以客禮侍之者故代宰夫嘗

食客之則已嘗祭此不言者或是君未有命或是記者略之邢疏謂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非也若非客之則有宰夫嘗食夫子不得先飯矣盡玉藻又云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法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故江氏云然論語釋故取其說論語後錄云此侍食是君以客禮待之者依玉藻以客禮待之者君命之祭臣當祭此反言君祭或君不命之歟玉藻止言命此言君自祭禮以互通[illegible][illegible]經識小云此言君祭是不以客禮待臣於禮不[illegible]先飯而夫子亦先飯之飯謹之至所謂亡於禮有之禮也釋故又云凡君與臣正禮食公食大夫禮足也公退于宿不其食其小小禮食則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其或君不客之則非禮食二者皆謂之侍食則此節宜兼此二義矣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注】包曰夫子疾也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也不敢不衣朝服見君也

集解○釋文東首手又反注同拖本或作拖徒我[illegible]反又敕佐反紳音申南牖由久反不衣於既反禮記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雜記卽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一問之疏以喪大記三問請君自行此無算謂遣使則大夫士疾君固有親視之禮矣東首加朝服拖紳者玉藻文君子寢恆東首注首生氣也鄉黨圖考云曲禮曰請衽何趾蓋亦有意所便安之時至君來視疾則必正東首之禮紘城衆喪大記云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撤褻衣加新衣注謂君來視之時也則江氏以馬首主疾病說是矣注又云病者恆居北牖下撤褻衣則所加若新朝服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論語後錄云鄭意未了言恆居北牖下則其移南牖下可知矣漢書龔勝傳莽遣使者奉璽書安車駟馬迎勝勝稱疾篤爲林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拕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語是其證拖陸本作拕說文作袉云裾也龔勝傳作拕說文云曳也是拕當爲正字袉疑通借字拖拕皆俗字也紳說文云大帶也

君命

召不俟駕行矣注鄭曰急趨君命也出行而車既駕隨之集解箋說文駕馬在軛中禮記玉藻曰凡君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注不俟屨車趨君命也與此注合論語後錄曰駕者車也言駕是在外官猶九室在路門之表言外則不在官所矣

入大廟每事問注鄭曰為君助祭也大廟周公廟也集解○釋文大廟音太箋陳鱣曰邢本無此注今從皇本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釋文我殯必忍反箋鄭志田瓊答劉德云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禮記檀弓云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白虎通德論引作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殯之言賓也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故謂之殯論語後錄云此合論語檀弓為一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箋禮記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注車馬家物之重者祭肉少儀

云爲人祭曰致福爲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云云覲三際納不注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鄉黨圖考曰饋祭肉山人再其禮如此孔子所以必拜受言再拜稽首者饋尊者之辭平敵當再拜不稽首維城家受之之禮當亦如饋朋友爲平敵夫子之拜當亦再拜不稽首例以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之文則當云非祭肉不再拜而此不云不再拜者蒸恐疑朋友車馬之饋之拜故但云不拜也

寢不尸注包曰不偃臥四體布展手足如死人也集解

箋說尸文云陳也象臥之形許云象臥而經云寢不尸義似相反故包以尸爲死人逆作屍也說文屍終主从尸从死經義雜記曰尸當作弟爲尸之尸與下文客字相對丈夫坐如尸既寢則不必執是禮包注非是山陽汪廷珍亦云

居不容釋文居不客苦百反本或作容羊凶反

箋容陸本作客經義雜記曰客

居不客言居家不以客禮自處集解載孔注云爲室家之敬難久謂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客禮敬已也邪疏云不爲容儀夫君子物各有儀豈因私居廢乎是當從陸氏作容開成石經亦作容讀書叢錄曰大哉禮衛將軍文子篇在貧如客說文愙敬也皆謂客爲敬則作客本是論語補疏曰後漢書周燮傳注引謝承書云燮居家清處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此正所謂客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注鄭曰褻讀爲褻今從古釋文周生曰褻謂數相見必當以禮貌也集解

○釋文齊衰吐雷反狎戶甲反見冕鄭本作弁謂數色角反箋齊衰者並見子罕篇狎說文云犬可習也段注引伸爲凡相習之偁鄭曲禮注云習也近也此蓋謂素所近習者冕四書釋地云孤卿大夫之冠也或希或玄惟朝聘天子及助祭於公始服冕孔子所得燕見哉此不必須見但當服此者邪易以

見大夫疏見冕者得之江都汪中經義知新錄亦云冕者無無故行於道路之時此謂位爲大夫得服玄冕冕者也猶所謂食肉之祿伐冰之家耳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注鄭曰版謂邦國圖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世說文學篇注箋式曲禮尸必式疏謂俯下頭也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爲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爲較較去車床凡五尺五寸於時立乘若平常則馮較故詩云倚重較兮也又若應爲敬則落手隱下式而頭得俯俛故後云式視馬尾也式式之象如此版周禮司民注今戶籍也曲禮負劍注負謂置之於背經傳攷證曰負版當讀如雖負販者必有尊也之販蓋承凶服者式之而言方與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文勢一貫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箋說文籑具食也饌籑或从巽

迅雷風烈必變注鄭曰敬天之怒也風疾雷

為烈也集解○釋文迅雷音信又音峻箋迅說文云疾也此與禮記玉藻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文與義同故彼注亦云敬天之怒論語補疏曰風雷之來既疾急而至於猛烈迅雷風三字連讀鄭以疾屬風烈屬雷互明之也維城案爾雅釋天云疾雷為霆霓卽迅雷也尚書大傳天無別風淮雨別為列之誤烈古或省作列列卽風烈也義亦通

升車必正立執綏

注周生曰正立執綏所以為安也集解箋綏說文云車中把也論語釋故曰君升有二綏一曰良綏君升所用一曰散綏亦曰貳綏僕右升所用皆繫於車少儀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執轡然後步曲禮君車已駕僕取貳綏跪乘大夫以下則惟一綏升車則僕人授少儀僕於君子升下則授綏曲禮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是則正立執綏蓋謂僕人方授時耳升車王履乘

石親顧指尸乘以几覲曲注謂尊者愼也而大夫士所履以乘者不見於經鄉黨闕考謂孔子升車必正立執綏則足履地而升蓋不敢同於尊者也

車中不內顧注包曰輿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枙旁視不過輢轂也集解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

釋文車中不內顧音故魯讀云云輿中音餘一本作車中枙於革反今作軏輢於倚反又居輢反轂古木反

箋張衡東京賦夫君人者黈纊塞耳車中不內顧薛綜注內顧謂不外視臣下之私也李善注魯論語曰車中不內顧崔駰車左銘曰正位授綏車中不顧盧文弨鍾山札記曰魯論作內顧無不字乃刻本於賦及注俱增不字此但知今本而不知魯論本也賦之車中內顧與黈纊充耳皆四字爲句加一字則參差不齊矣崔駰銘今載古文苑有三章具車右銘云箴闕旅賁內顧自勅車後銘云望衡顧轂允愼於容段若膺云覲此二章益可證車左銘之爲內顧矣崔銘中之正位卬

正立古位立通又漢書成帝紀贊云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顏師古注云今論語云車中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不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軶旁視不顧輗轂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不字說者云云卽包注是包依魯論爲說也四書考異札樸論語古訓過庭錄並謂張賦用魯論與盧說同鄭所以不從魯論者曲禮云立視五嶲式視馬尾顧不過轂說文云顧還視也故知當有不字漢書成帝紀贊注不內顧者謂儼然端嚴不迴眄是也然卽曲禮所云并包注觀之皆是不外視則魯論作車中內顧亦通

不疾言不親指〔箋〕曲禮云車上不廣欬注爲若自矜廣猶弘也又云不妄指注爲惑眾疾言與廣欬類親指與妄指類故夫子不然也漢書成帝紀贊注不疾言者謂輕肆也不親指者爲或下也

色斯舉矣〔注〕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集解〕

翔而後集〔注〕周生曰回翔審觀而後下止也〔集解〕〔箋〕經義述聞

曰斯猶然也色斯者狀鳥舉之疾也與翔而後集意正相反色斯猶色然驚飛貌也呂氏春秋審應篇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哀六年公羊傳曰諸大夫皆色然而駭何注色然驚駭貌義與此相近漢人多以色斯二字連讀論衡定賢篇曰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議郎元賓碑曰翻翳色斯竹邑侯相張壽碑曰君常懷色斯遂用高逝堂邑令費鳳碑曰色斯輕翔翻然高絜費鳳別碑曰功成事就色斯高舉皆與鳥義異翔說文云回飛也雧羣鳥在木上也集雧或省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注〕**鄭曰孔子山行見一雉食粱粟也**

釋文山梁音良鄭云云時哉一本作時哉時哉共之本又作供九用反又音恭息暫反又如字嗅許又反

〔箋〕文選七發注引鄭注一下有雌字食下有其字粟下無也字粱說文云水橋也論語後錄曰依義當作粱三蒼曰好粟曰粱字从米不从木與浮粱之粱異雌說文云鳥母也雉有

十四種盧諸雉喬雉鳪雉鷩雉秩秩海雉翟山雉翰雉卓雉伊洛而南曰翬江淮而南曰搖南方曰鷷東方曰甾北方曰稀西方曰蹲爾雅名同而字旁多加鳥雌雉而在山梁則意者其翟歟時哉字陸本不重後漢書班固傳注太平御覽羽族部引同其與拱同經學卮言論語後錄攷居考古錄並據呂氏春秋季春紀子路揜雉而復釋之謂為執取說文口部無嗅字鼻部有齅字云以鼻就臭也从鼻从臭臭亦聲疑嗅為齅之訛故玉篇引論語作齅也荀子榮辱篇云三臭之不食也楊注臭謂歆其氣則又省作臭爾雅云鳥曰臭郭注張兩翅湛園札記論語竢質論語後錄云據此並云嗅當作臭臭釋文古闃反是臭與臭聲義俱別維城案五經文字云說文齅字經典相承作嗅論語借臭字為之是唐時本固有作臭者臭臭以形近而訛唐石經作戛恐亦為形近之訛竢質謂子路以夫子歎雉之得時肅然改容竦手上卝雌雉見之疑將舉已遂三振撅而起是也攷居考古錄謂子路從而執之雌雉方食遂三嗅其粱粟而作也亦勝

何晏謂子路供具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起之說然以爲執之不如俟質但云棘乎上門尤合上文色斯舉矣意也論語述何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聖之時也鄉黨篇記夫子言行皆中乎禮而歸之時中禮以時爲大也

論語古注集箋卷五終